傷寒論淺注補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愚 元犀靈石 仝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蘷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之病。皮膚爲表。肌腠爲外。外證未解。肌中之氣。爲邪所傷。其在表在外。病各不同。麻黃桂枝。湯亦各判。讀者彙集而參觀之。脈因見浮弱者。當以甘温之藥。資助肌腠之氣血。從汗而解。宜桂枝湯。

此一節言桂枝湯爲解外之劑也。

〔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十五節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也。

〔柯韻伯曰〕桂枝溫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發散外邪。

故麻葛青龍。凡發汗劑。咸用之。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何也。桂枝爲汗藥中沖和之品。若邪在皮毛。則皮毛實而無汗。故主麻黃以直達之。令無汗者有汗而解。若邪在肌肉。則肌肉實而皮毛反虛。而自汗。故不主麻黃之徑走於表。止佐以薑棗甘芍。調和氣血。從肌肉而出皮毛。令有汗者復汗而解。二方之不同如此。令人不知二方之旨。以桂枝湯治中風。以麻黃湯治傷寒。失之遠矣。

在表之邪未解。曾見太陽頭項强痛等病醫者誤下之清本之氣未舒。反上逆與表邪交錯於胸中。而爲微喘者。表未解故也。蓋肌也表也。氣原相通。邪從表而入肌。亦從肌而出表。故仍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蓋杏仁降氣。厚朴寬胸。方中加此二味。令表邪交錯者。從肌膜以出於皮毛而解矣。按時人往往於肌表二字。認不清。所以終身習慣

此一節言表邪未解者不可下。若誤下之。仍宜用桂枝加味。令其從肌以出表。太陽有在表在外之不同。以皮膚爲表。肌腠爲外也。太陽表病未解而下之。氣不因下而內陷。仍在於表。不能宣發。而微喘。用桂枝湯從肌而託之於表。加厚朴以寬之。杏仁以降之。表解而喘平矣。與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參看。

太陽（頭項强痛等）病（須知其爲）外證未解。（在外之邪未解尚見）不可下也。下之爲（治之）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誤下後還用桂枝湯救外證之逆。（次男元犀按桂枝湯本爲解肌誤下後邪

未陷者。仍用此方。若已陷者。當審何逆。從其變而治之。然則外症未解。救誤如此。而內陷未除者。救之當何如。師故舉一隅以示人焉。

未汗而遽下之。既以桂枝湯爲救誤之法。先汗而復下之。亦當以桂枝湯爲補救之資。太陽病先以麻黃湯發汗既汗而猶不解正宜以桂枝湯還之。而貳不用桂枝湯。而復下之此粗工泥守先汗後下之法。不知脈理故也。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先汗後下察其脈浮病不解者仍宜用桂枝湯以解外也言外見麻黃湯後。猶以桂枝湯爲正法也。

再以表病。用麻黃湯之法而言太陽病脈浮緊是麻黃湯的脈。無汗發熱身疼痛是麻黃湯的證。醫者不知用麻黃湯。至八日當陽明主氣之期。九日當少陽主氣之期。不解表證仍在此雖爲日已久。還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若服前藥已只見表邪得汗而出。微除。而三陽之熱內盛。陽盛則陰虛。故其人陽盛而發煩陰虛而目瞑。劇者必逼血上行。而爲衄。衄血出而經絡之熱隨衄乃解。所以然者。以太陽主下陽之氣。陽明

主傳諸之氣。少陽主相火之氣。三陽合並而爲熱。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此一節言病在太陽。得陽明少陽之氣化。合並爲熱之治法也。但言發熱不言惡寒者。主太陽之標而言也。

三陽氣發汗之而不解者。旣可從其從衄而解矣。而太陽本經之熱。亦自有衄而解之理。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不因發汗而衄其熱。自從衄而從衄解衄者。其病比上條三陽合并稍輕而爲易愈。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從衄解矣。與熱結膀胱血自下者。同一理也。

此一節言不因三陽之氣盛。不用麻黃之發汗。而太陽標陽之熱。若得衄則無不解矣。

〔男蔚按〕衄爲汗。因熱鬱於內。熱極結陰。結傷血並衝注而出則爲吐血。陽絡傷血並衝脈直出則爲衄血。此從脈與太陽同起目內眥。而併結於太陽之經熱。循督脈作衄。爲出路而解也。

正　曰汗與血異名同類。此說稍差。汗色白。血色赤。汗質輕清。血質重濁。汗是衛氣。血是營血。何得混言同類。蓋從汗解者。是使營分之邪。皆借衛氣外泄而爲汗。汗者水也。氣乃水之所化。故口鼻之氣。著於漆石之上。皆復化而爲水。膀胱之陽。化水爲氣。直出者上口鼻。橫出者透内膜。達肌肉而發於皮毛。則爲汗。汗者衛氣復化之水也。屬之氣分。何得與血同類哉。血者營分之陰汁。營生於心。出包絡。屬於肝。循内網油。得小腸之氣。導之下行。則入血室。與膀胱相連。故熱結膀胱。有血自下之證。此下行之血也。其上行外達之血。亦隨小腸之氣。布達於外。透膜子。穿瘦肉。達腠理。至肌肉。爲衛之守。

是名營血。邪氣久留營分。則血爲邪擾。血有餘而循經外溢，則邪隨血洩得衄而解。衄之與汗。一是從營分解。一是從衛分解。何得混而同之哉。又因今人論太陽經證。但知膀胱而遺却小腸。不知膀胱主氣。小腸主血。內經言膀胱氣化則能出。言小腸化物出焉。即指化液爲血以外出也。是小腸亦有功用。豈得指爲呆管一條哉。

二陽併病。經 太陽初得病時。當 發其汗。汗先出不 盡 徹。因轉屬陽明。故謂之並病、夫汗屬陽明。則水穀之汗相續 不絕肌表中時 自 見其 微汗出。若果 不惡寒。與太陽之證、已罷可以議下矣。若太陽 經之 證 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 治之 逆。必須發汗爲治之順 如此可小發汗。爲偏於陽明在經之證。 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即面色有熱色之象爲 當知有小發汗表發汗二法。

陽(明之)氣怫鬱在表。當(以小發汗之劑)解之(解之而不盡者仍以藥氣)薰之。(中病則已)若(太陽罷證俱病之實證)發汗不徹不足言(謂以)陽氣怫鬱不得越(此條)當(首發太陽之)汗(而)不汗(熱邪無從外出)其人(內擾不安面)煩躁(此煩躁由於不汗所致與大青龍證之煩躁同例邪無定位)不知痛處。(腹中四肢皆陽明之所主太陽之病邪並之或)乍在腹中。(或)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定位呼出為陽吸入為陰陰陽之氣不相交故)其人短氣(然其人所以短氣者)但坐。以汗出不徹(以致陰陽之氣不交出入不利)故也。更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濇(不滑利)故知(其汗液不達)也。

此一節。言太陽之病。並於陽明也。龐安常擬補麻黃湯喻嘉言擬桂枝加葛根湯二方俱隔靴搔癢。

正　曰此一條要分作兩段解上段言皮毛不開則閉鬱其陽明之氣。故面色正赤。當解之薰之。此為上段。其下若發

汗不徹至末。是指周身膜。腠。內有停汗不出。爲氣爲飲之病。陳註仍執定陽明解之。所以不確。短氣非陽明證。迴查仲景書無陽明證言短氣者也。蓋第二段是言若非陽明併病。而止是太陽經發汗不徹。則無面色緣緣正赤之形。是不足言爲陽氣。不得越也。此數句是文法剎換處。將上段撇去。以下乃言此是太陽經病。本當汗出。使衛氣外散而解。令因當汗不汗。則衛氣與邪。停於膜腠之中。內膜通於包絡。汗當外出而內犯。則煩躁。外膜即周身之腠理。故周身不知痛處。乍在腹中。是併入內膜也。乍在四肢。是游走外膜。而併於四肢也。按之不可得。是在膜腠中往來無定也。人身膜腠內外上下。

貫徹無遺故在膜腠中乃有此象此是何物在膜腠中只是汗留於內汗者衛陽發於膀胱中乃水所化之氣此氣不出則停而爲飲凡有飲者皆短氣故其人短氣但坐而不得臥臥則氣更逆與欬逆倚息不得臥同例所以然者總由汗出不徹故停爲飲更發其汗則愈合觀此條上一段是陽明有熱鬱於肌肉中下一段是少陽膜腠內有水氣游於不定一是不汗而閉其火一是留滯爲水讀者正當分辨

病出汗不徹且有小發更發之法況其爲害汗不汗乎然亦有法雖當汗而觀脈尺脈遲爲法外之法脈浮數者必發然法當汗出而愈者誤下之雖幸其邪尚未陷而無如氣被傷身重血被傷而心悸者營衛氣血外從行被擾給之關而脈衡心營內取資乎水穀之氣今下後陽明水穀之氣不充不可發汗當聽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

者。尺中脈微。尺爲陰而主裏。此裏之虛。陰虛之微。勿亂藥。惟糜粥自養。漸復胃陰。又依內經之說。月郭滿則氣血實。肌肉堅。預告病人勿幸速效。須俟穀氣充天時旺。則表裏之氣實。而津液自和。便自汗出。而愈。此注外之注恒

此一節言汗乃血液。血液少者。不可汗也。

[正曰] 苓桂朮甘證。建中湯證。眞武湯證。均有心悸。均指水飲內犯。修園所素知也。獨此解爲心血被傷。與他處不合。又解尺中脈微爲胃陰不足。必俟穀氣充。尺脈旺。此說亦非。尺脈不診穀氣。平人穀氣充者。尺脈亦不盡旺。且微脈是陽氣微。非陰液虛也。修園常言細爲血虛。微爲氣虛。何以此處自相矛盾。只緣不解自汗出乃愈之義。是以混誤。蓋此節言當汗反下之。則傷其衛陽。而內動水氣。故心下悸。水上冠其

火也。是下傷腎陽。不能化水所致。若再用麻黃湯發汗。則陽愈洩。恐變爲厥逆肉瞤等證。所以然者。因尺脈微。是誤下傷其腎陽。故不可復以汗泄之。亦如大青龍湯之脈微弱不可服同一例也。蓋太陽爲表。少陰即爲其裏。此是少陰裏氣被下而虛。腎陽不能化氣。安可復洩其陽。以發汗哉。須扶少陰之裏氣。助太陽之表氣。使陽津外達。陰液內充。則自然汗解。如用桂枝加附子湯等法是也。原文云當自汗。須表裏實。一當字內中。明有方治。使之自汗。則明與不可發汗相對。以見不可用麻黃湯耳。蓋此數節。皆是爲麻黃湯發譏。陳註不知此意。而又解爲血液少。誤矣。

由此法而推之，除浮緊之外，更有脈浮緊之證。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麻黃湯發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者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能入之於脈。今尺中遲，乃知中焦之營氣不足，血液虛少不能入於脈故也。前云脈浮緊，[illegible]勿藥而俟其自和，今則浮緊之脈[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出汗，陰氣本虛，不能[illegible]入脈[illegible]更[illegible]之，[illegible]本[illegible]

此一節承上節而續言脈浮緊之證，以見血液少者，不可發汗。言外見雖發之而亦不能作汗也。

〔正〕曰：以勿藥俟愈解上節，有誤。而此節又將尺中遲連浮緊解，謂脈浮緊者，不易出汗，而尺中遲又為陰氣本虛，此不知寸關尺止一條脈，遲則均遲，安有寸關浮緊不遲而尺中

獨遲者哉仲景凡三部分言者必曰寸口關上若何尺中若何今其文法明以假令二字别於上文謂假令脈不浮緊而尺中遲者則不可汗舉尺中遲者則知其三部皆遲也蓋脉之動必由尺而及於關寸舉尺中則關寸可知矣脈者血脈西洋醫言心有左右房左爲出血管右爲迴血管人心跳動不休心一跳動則血管隨之而動西醫所謂管即中國所謂脈也心火有餘則血多而其動速心火不足則血少而其動遲故遲爲血虛若上節之脈微是跳動輕微微爲氣虛非血虛也氣附脈行氣衛不能鼓蕩是以跳動輕微蓋脉凡遲凡鼓皆責在脉管故無尺寸之異凡微凡浮沉皆責之於氣非

脈皆中事也。故有尺寸之異。修園於上下兩節。遲數兩脈。皆解爲血虛訣也。仲景文法移步換形。剖悉極精。讀者幸勿囫圇吞棗。

二者於尺中之脈。旣知其不可。即便知其可矣。凡脈浮而緊。其尺中不遲。者病在表。而營不虛也。可以發汗。宜麻黃湯。還要之。不必血虛也。脈浮而數。其尺中不微。者爲其不虛也。可以發汗。宜麻黃湯。還要之。又不必血虛也。

此一節承上文兩節之意而申言之。

上言營。言其而診於尺中者。以營爲陰血。營陰而衛[illegible]和合。則衛行於脈外。今請再言衛氣。病人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本和。然營氣和者。而其言常自汗之理未何。蓋因衛外衛之氣不諧。以衛氣之不[illegible]共營氣和諧故爾。蓋衛爲陽。營爲陰。陰陽貴乎和合。今營自和。而衛不能與之和諧。以營[illegible]行[illegible]脈

中衛。(自)行(於)脈外。(周不相合如夫婦之不調治者當乘其汗正出時與桂枝湯啜粥是陽不足者溫之以氣食入於陰氣長於陽既汗)復發其汗(陽氣振作)營衛(因之以)和則(汗不復出而)愈宜桂枝湯。

此一節因上文營氣不足而復及於衛氣也

[補] 曰成無已風傷衛寒傷營之說本此不知仲景並未分風寒只論營衛蓋此是營衛自病不因外邪也。若傷寒中風之自汗則是邪在營分。而衛不與偕與此方治法雖同而其理各別

病人藏(府)無他病。(惟有定)時發熱。(因有定時)自汗出。(每熱時汗出與無熱而常自汗出者不同)而(推其所以)不愈者(即內經所謂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此衛氣(因陽熱之湊而)不和也。(當者)先(於)其(未發熱之)時發(其)汗(欲從汗以泄其陽熱並以啜粥運內穀精液而求卻之者)。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上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不與營氣相和。此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之自不和也。張令韶云此二節言桂枝湯能和營衛而發汗。亦能和營衛而止汗也。柯韻伯云一屬陽虛。一屬陰虛。皆令自汗。但以無熱有熱別之。以常汗出時汗出辨之。總以桂枝湯啜熱粥汗之。

前言邪從衄解。一在八九日三陽熱盛。服麻黃湯之後而解也。一在太陽本經熱盛。亦有不服麻黃湯可以自衄而解也。然二者皆於衄後而解。亦有衄後而不解者。不可不知。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其衄點滴不成流。雖衄而表邪未解。仍以麻黃湯主之。俾元府通。衄乃止。不得以衄家不可發汗爲辭。謂汗後有額上陷脈緊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之變也。蓋彼爲虛脫。此爲盛盈。彼此判然。且衄家是素衄之家。爲內因。致衄此是有因而致。乃外因。

此一節。又補言衄後邪不解之證也。然邪解而脈微。邪不解

而脈浮以此為辨。以上兩言得衄而解，又言得衄而仍不解，大旨以汗之與血異名同類，不從汗解，必從血解，自衄既不成衄者，又當從汗而解之，言之詳矣。然衄後又當以頭痛為提綱。

傷寒以頭為諸陽之會，督脈與太陽同起於目內眥。邪熱盛則越於督脈而衄出也。然頭痛病在上也，而察其病機，則在於下，一曰大便，一曰小便。若不大便六日六經之氣已週七日。又值太陽主氣之期。頭痛有熱者。熱盛於裏而上乘於頭。與承氣湯上承熱氣於下，以泄其裏熱。其頭痛有熱而小便清者，知熱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以麻黃湯發其表熱，此一表一裏之證見。但見頭痛若頭痛不已者，勢必逼血上行而為衄。此可於未衄之前，以頭痛而預定之也。然曾有言之未盡者，病在表者固宜麻黃湯，至於病在肌腠，其邪熱從肌腠而入經絡，頭痛亦必作衄，宜以桂枝湯於未衄之前而解之。

此一節。以頭痛者必衄五字為主。而言在裏在表在經之不同。欲學者一隅而三反也

總而言之桂枝與麻黃功用甚廣而桂枝湯更有逐邪曲當之妙

傷寒服麻黃湯以發汗服後汗出身涼爲表邪已解至半日許復發熱而煩。是表邪解而肌邪未解也又診其脈不見桂枝之浮弱仍見麻黃症之浮數者。知非麻黃症未罷乃肌腠之邪不解動君火之氣而爲煩躁所致麻黃湯不可治煩可更易麻黃湯之峻而用緊術調和之法以發其汗宜桂枝湯主之。解肌以止煩

此一節。總結十五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而申言桂枝之用更宏也。

柯韻伯云桂枝湯本治煩服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故曰反煩。麻黃證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湯不解。仍與桂枝湯汗解後復發煩更用桂枝湯活法也服麻黃湯復煩可

更用桂枝服桂枝湯復煩者不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證但桂枝湯可用更汗不可先用桂枝湯發汗此又活法中定法矣

凡病（汗吐下三者攻邪之法也）若發汗若吐若下（用之得當則邪去而病已）若（汗吐下用之太過）亡津液（而且有亡陽之患雖於汗吐下之症仍在不可復行汗吐下之法如慢服藥俟其）陰陽（之氣）自和者（邪氣亦退）必自愈

此一節言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張令韶云以下十三節皆所以發明首節之義以見汗吐下之不可誤施有如此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以數）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用利小便之藥）治之（始俟其津回）得小便利（則陰陽和而表裏之症）必（皆）自愈

此一節言汗下逆施重亡津液也

下之後復發汗。則氣虛於外。不能溫其身。故必振寒。血虛於內。不能榮其經脈。故脈微細所以然者以誤施汗下內外氣血俱虛故也。

此一節。言汗下之後不特亡津液。並亡其內外之陰陽氣血也。男元犀按。上言倒施下汗之誤。病在外。當汗解。而反下之。傷陰液于內。故微欲和。復發汗。又虛陽氣於外。故身振寒。此乃內外俱虛陰陽[illegible]竭之[illegible]病

校正

補曰振寒二字。振是振戰。凡老人手多戰動。皆是血不養筋之故。此因下後傷陰。血血不養筋。則筋強急。若不惡寒。則無所觸發。筋雖強急。亦不振動。茲因復發其汗。傷其陽氣。氣虛生寒。是以發寒而振。惟其氣虛。則脈應之而微。微者氣不能鼓出。故脈之動輕。惟其血虛。則脈應之而細。細者血管中血

少故縮而窄小。所以然者。內被下而血虛。外被汗而氣虛之故也。仲景文法字字承接。一絲不亂。讀此節可悟仲景全部文法。此與苓桂朮甘眞武諸之振振皆同。惟彼單論水寒。此兼論血氣。義自有別。

下之後復發汗。（亡其陽氣）晝日（於陽陽虛欲援同氣之助而不可得故）煩躁不得眠。夜（陽陰陰身實未安於陰分）而安靜。（其於）不嘔不渴（知其非傳裏之熱邪者）無表證（知非表不解之煩躁也）脈沈微（氣虛於裏之。）身無大熱者（陽虛於表也此躁不發熱其陰中陽氣先絕而不可救以）乾薑附子湯主之。

此一節言汗下之後亡其陽氣也

〔補〕曰仲景辨證皆是同中辨似。此節煩躁不得眠與陽甚煩躁無異。必辨其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身無大熱方

可斷爲亡陽然使其脈不沉微則恐是外寒內熱之煩躁尚未可斷爲亡陽也必視其脈沉微乃爲陽虛之極仲景全書辨證之細皆如此類讀者逐句當審其詞氣之輕重也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蔚按太陽底面便是少陰太陽證誤下之則少陰之陽既虛又發其汗則一綫之陽難以自主陽主於晝陽虛難於自主欲於陰氣之擾動晝不可得故煩躁不得眠然主於夜陰虛必俯首不爭故夜而安靜又申之曰不嘔不渴脈沉微無表證身無大熱辨其煩躁之絕非外邪而爲少陰陽虛之的證也證既的則以回陽之薑附頓服何疑。

發汗後邪已淨矣身體疼痛爲血虛無以營身且其脈沉遲者沉則不浮遲則不數邪盡矣遲則不數緊不數

緊則非及邪之疼痛矣以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肉血寒則瘀血。

此一節。言汗後亡其陰血也。

【補】曰仲景脈法散見各條。須加鈎考。乃能會通。有如此處論脈。曰微細曰沉微曰沉遲粗工遇此不過一虛字了之。而仲景則大有分別。故於脈微細者自註曰內外俱虛故也。以見內之血虛。故脈細。外之陽氣虛。故脈微。至下兩節一則曰沉微申之曰身無大熱者。蓋熱屬氣分。無熱則氣虛。氣虛不能鼓動。故脈微。所以主用附子。補腎與膀胱之氣也。一則曰沉遲而先叙其身疼痛。蓋痛屬血分。血生於心。由心管出而

散爲脈故脈經言脈爲血府內經言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西洋醫法言心體跳動不休故脈應之而動與內經心生血及脈爲血府之說皆合醫林改錯言血不能跳動凡脈之動皆是氣動此說非也使其是氣動則氣一呼當應之而一動氣一吸當應之而一動何一呼動二至一息動二至顯然與呼吸相左哉以是知脈是血管應心而動爲無疑矣心火甚則動速心火虛則動遲故主用桂枝以補心火而生血也同一沉脈而一遲一微又有氣血之分讀者當於細密處求之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炙） 人參（三兩） 生薑（四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餘依桂枝湯法。

蔚按：此言太陽證發汗後，邪已淨而營虛也。身疼痛證雖似外邪，而血虛不能營養之痛也。餘恐人之錯認爲邪，故復申之曰：脈沉遲。以脈沉遲者，病不在表，當責血虛，以無以榮脈也。方用桂枝湯，取其專行營分，加人參以滋補血液生始之源，加生薑以通血脈循行之滯，加芍藥之苦平，欲領薑桂之辛不走於氣發而作汗，潛行於經脈而定痛也。曰新加者，言邪盛忌用人參，今因邪淨而新加之。註家謂有餘邪者，誤也。

且汗吐下不如法而誤施之，既已增病，亦恐傷其五藏之氣。先以熱邪乘肺言之，蓋太陽之氣與肺金相合而主皮毛，若麻黃證誤服者，更用桂枝湯啜粥以促其汗。

發汗後，（切）不可更行桂枝湯。（何以桂枝之熱無能合其）汗出而（不能除寒麻黃本證之）喘（之逆汗出）（然汗而喘，黃本證之汗未盡出也。）無大熱者，（熱盛於內，上乘於肺，而外熱反輕也。）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

膏湯主之（取石膏止桂枝熱逼之汗。仍用麻黃出才出未出之汗也。）

此一節言發汗不解邪乘於肺而爲肺熱證也張令韶云自此以下五節因誤施汗吐下致傷五藏之氣也柯韻伯云溫病風溫仲景無方疑即此方也按柯氏此說雖非正解亦姑存之以備參考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　杏仁（五十個去皮尖）　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碎綿裹）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男元犀按（此借治風溫之病。論曰太陽之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一節。未出其方。此處補之。其文畧）

異其實庭相發明下然汗後病不解正宜桂枝湯曰下可更行何湯熱於內也汗出而喘者陽盛於內火氣外越而汗出火氣上越而喘也此云無大熱奈

何前節言病因從熱而爲不惡寒者稱從內出之太陽之熱無太陽之本寒也今曰無大熱邪已盡離成熱盛於內以外熱被之證轉熱也屬要得而

不可死於句下主於宁澤河謂伯取妙宜熱救之何謂伯曰此方證症病之主則凡冬不藏精之人熱邪伏於臟解至東風解凍伏邪自內而出治當乘其

湯而汗之病汗解矣此證眠項強痛寒傷寒發同慄不惡寒面渴以別之證係有熱無表故方麻黃湯去桂人石膏以解表裏俱為之浮岐伯所云未詳三

口可汗而已者此法恐也病得於寒於衛外而發風令故又名曰風溫其脈堅陽俱浮其自汗身重當陽浮則發於衛外而開氣故身重當用麻表開表以

逐邪從浮不能眠鼾面汗出當用石膏以清火以表裏俱熱開中氣不遲升降不其自如故多眠身鼻語言熏出當用杏仁甘草以和氣此方從升降

之性宜以治之若攻下火邪與法此粗工促病之術也直內蘊少火邪內外之盛之陰熱治不宜之法足方溫病初起可用以解表消發汗後可從用以平內熱之

猶在下後可復用微邪之留戀與寒不解用桂枝湯同法倒云桂枝下嚥陽爲則較特開此涼解一法豈大背仲景之變方白虎湯之先聲也然此證但熱

無表用膏鹽則不宜薑陽恐脹滿胃實症黃狂亂作此此瀆但熱不盡用白虎則不宜參米恐食入於陰則長氣於陽亡語瞻妄矣爲熱之劇若辨承氣

汗出等證仍用白虎之治矣凡治熱病表裏之實用此湯治不病表裏之證用白虎加蒼朮須相辨者飢若其根黃芩黃連瀉則治病兩不兼顧要

知誤於下後無利不止誤為陽實邪之病非治瀉焉且麻黃專於外洩其為陽之和可也寒不同石膏性同與黃連之苦燥懸殊是宗解表裏兼是汗出而喘而用藥有寒熱之殊者。

發汗過多。以傷其心液言之虛其心液其人叉手自覆冒於心。外有所衛而安也心下悸欲得按者。內有所依而急安心桂枝甘草湯主之

此一節言發汗而傷其心氣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張令韶曰〕此發汗多而傷其心氣也汗為心液。汗出過多則心液空而喜按。故用桂枝以保心氣甘草助中土。以防水

治不令腎氣乘心

發汗汗傷其腎氣實之過多之後腎陽虛則水邪挾水氣瓜丄衝故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然腎欲作而尚未作也當先其時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此一節言發汗後叫傷其腎氣也。

〔補〕曰此兩節發汗後何以能傷心氣傷腎氣陳註知其然而未明其所以然也蓋腎屬水為衛氣之主心屬火為營氣之主心火下交於腎從丹田氣海之中蒸動膀胱之水合化為氣以充達於外是為營衛。營出於心屬火屬血衛出於腎屬水屬氣汗多則泄其衛陽而傷腎氣是以臍下氣海虛怯而作悸氣海中之陽不能蒸化膀胱之水則水欲泛上而作

奔豚其方不用補腎但用甘棗茯苓泄制腎水。用桂枝導心火以交於臍下則腎水化氣而愈矣。上節發汗傷其心氣者。又因汗多傷其營氣心火隨營氣太泄。因致心氣虛欲叉手冒心以護之。心下指膈間言心火從包絡下抵膈間由肺入。連網乃下行入氣海。今其心火不能布於膈間。故心下悸主用桂枝以宣心陽。膈與胃相連接故主用甘草以實其胃細勘此兩節便知營衛之源流水火之氣化矣。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五枚擘　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納諸藥煮取

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蔚按】此治發汗而傷其腎氣也。桂枝保心氣於上。茯苓安腎氣於下。二物皆能化太陽之水氣。甘草大棗補中土。制水邪之溢。甘瀾水速諸藥下行。此欲作奔豚。圖於未事之方也。

以傷其脾氣言之。

發汗後。外邪已解。腹脹滿者。蓋以汗雖出於營衛。實本中焦水穀之氣以成。今發汗傷其中氣。致中虛不能運行升降。乃生脹滿。以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

此一節言發汗而傷其脾氣也。同學周鏡園云。太陽發汗。所以外通陽氣。內和陰氣。發汗不如法。致太陽之寒內合太陰之濕。故腹脹滿之病作矣。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厚朴（半斤去皮炙） 生薑（半斤切） 半夏（半升洗）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炙）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張令韶曰〕（此治發汗而傷脾氣，汗乃中焦水穀之津，汗後亡津液，而脾氣虛，脾虛則不能轉輸而脹滿矣。夫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則為脹滿。厚朴色赤性溫，而味苦泄，助天氣之下降也。半夏感一陰而生，能啟達陰氣，助地氣之上升也。生薑以通滯氣，甘草人參，所以補中而滋生津液者也。津液足，而上下交，則脹滿自消矣。）

（以傷非肝風言之。）

傷寒若吐若下後。（中氣傷矣。）心下（為脾之部位，土虛而風木乘之故）逆滿氣上衝胸（即厥陰之為病，氣上撞心是也。）起則頭眩。（即內經所謂諸風掉眩，皆屬於木是也。）脈沉緊（肝之脈也。）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經脈空虛，而風木動搖之象也。金匱知肝之病，當先實脾，卻是不易之法也。）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此一節言吐下而傷其肝氣也。

〔正　曰〕此與下眞武證。同有頭眩身振搖之病。淺註未互勘故其解畧誤。蓋心下逆滿是停水不化氣上衝心是水氣上泛。與眞武證之心下悸同意。起則頭眩與眞武證之寒水上冒頭眩同意。若不發其汗。則雖內有寒水而經脈不傷可免振寒之證。若再發汗泄其表陽。則寒氣浸淫動其經脈身遂爲振振搖與眞武證之振振欲擗地。亦同。但眞武證。重。故用附子以溫水此證輕故用桂枝以化水也。淺註不知脈沉緊。是寒水在內之診而解爲肝之脈非也。解氣上衝胸爲厥陰病。解頭眩爲諸風掉眩不但與眞武證不合。即與本方苓桂治法。亦不合矣。方下張註亦有誤。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去皮　白朮二兩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張令韶曰〕此治吐下後而傷肝氣也。心下逆滿者。心下爲脾之部位。脾主中焦水穀之津。下吐以傷其津。遂致脾虛而爲滿。脾虛而肝氣乘之。故逆滿也。氣上衝胸等句。言害肝病之本脈。本證。方中只用桂枝一味。以治肝。其餘白朮當先實脾是也。

且已虛人不宜發汗。汗之則虛虛發汗。後病應解而病不解。不惡惡寒而反惡寒者。以其人本虛故也。虛則宜補。補正即所以卻邪。以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一節言誤發虛人之汗另立一補救法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

以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男元犀按〕各家以此證爲發汗虛其表陽之氣，似是而非，於病不解三字說不去，且虛故也三字，亦無來歷。蓋太陽之邪，法從汗解，汗而不解，餘邪未淨，或復煩發熱，或如瘧狀，亦有大汗亡陽明之變，用白虎加人參法；亡少陰之陽，用眞武四逆法，論有明訓也。今但云不解，可知病未退而亦未加也。惡寒而曰反者奈何，謂前此無惡寒證，因發汗而反增此一證也。惡寒若係陽虛，四逆輩猶恐不及，竟以三兩之芍藥爲主，並無薑桂以佐之，豈不慮戀陰以拔於發陽乎。師恐人因其病不解而再行發汗，又恐因其惡寒而遲用重劑，故特切示曰虛故也。言其所以不解，所以惡寒，皆陰陽兩虛之故，補虛自足以勝邪，不必他顧也。方中芍藥甘草，苦甘以補陰；附子甘草，辛甘以補陽。附子性猛，得甘草而緩；芍藥性寒，得附子而和。且芍草多而附子少，皆調劑之妙。此陰陽雙補之良方也。論中言虛者，間於節中偶露一二語，單言虛而出補虛之方者，只一節。學者當此隅反之。

〔正曰〕虛則宜補，究是何處虛，應該補何處。淺註只此一虛字了之，豈能切當哉。須知虛故也是指太陽膀胱之陽虛。蓋因發汗大泄其陽，衛陽不能托邪外出，故病不解。陽虛故

反惡寒。用附子爲主。以補膀胱之陽虛。其芍藥甘草。只是調營氣以戢其汗而已。營調則汗液不至太傷。陽氣復振。則衛外驅邪。病自不留。解虛字必指膀胱而言。乃於汗後惡寒。及用附子之法。絲絲入扣。幸勿籠統言也。

虛人發汗且易虛。虛汗而又下。便入陰症從危症矣。太陽病發汗病不解若下之而病仍不解添增出煩燥之證者。以太陽症而。即是少陰汗傷必液。下傷特液。少陰之陰陽水火離隔。所致也。以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言虛人誤汗下。恐少水火之氣。因之離隔而難治。煩者陽不遇陰。燥者陰不遇陽也。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 人參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半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張令韶曰〕少陰汗下而虛。水火之氣。心腎之精液虛。致病不解。陰陽水火離隔而煩躁也。煩者陽不得遇陰。躁者陰不得遇陽。茯苓人參。助心主以止陽煩。四逆補腎臟以定陰躁。

（要之病變實矣亦虛實兩端。凡不）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發汗後不惡）不惡寒。（而但且其）但熱者。實也。（言因發汗以救胃陽而爲實熱之證）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甚矣補瀉溫涼之不可泥也）

此一節總結上文數節之意。言虛證固多。而實證亦復不少。而又提出胃氣二字。補出調胃承氣湯一方。其旨微矣。蓋太陽病從微盛而轉屬。陽微而轉屬少陰爲虛證。以太陽與少

陰相表裏也陽明轉屬陽明爲實證以太陽與陽明遞相傳也。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陽明水穀之津竭矣。故胃中乾。土燥於中。心不交腎則煩。腎不能交心。則躁不得眠。卽內經所謂胃不和。則臥不安者是也。欲得飲水者。人身津液爲水之類。內水耗竭。欲得外水以自救。只宜少少與飲之。令胃得水而不乾。斯氣潤而和則愈。切不可誤與五苓散。若脈浮小便不利。乃膀胱不能轉輸。而胃之津液不行也。微熱仍在表之邪未解也消渴者飲入而消。熱甚於裏也。以脈浮在表故微熱。以膀胱不轉輸。故小便不利而消渴。與五苓散能布散水氣。可以主之

此一節言發汗後胃之津液有乾竭與不行之分別也。太陽病至胃氣和則愈言津液乾竭若脈浮至末言津液不行。當作兩截看

「張令韶云」合下四節。皆論發汗後。煩渴證也。

「補」曰五苓散是治停水利小便。何以即能止渴哉。陳註爲脾不轉樞。津液不行。究屬一間未達不知人口中津即膀胱所化之氣也氣出於鼻著於漆石之上則化爲水氣上於口則化爲津此如釜中煎水出氣熏於蓋上即爲氣水是一理也。凡人所飲之水從三焦膜油之中下入膀胱有似釜中之水。凡人鼻間吸入天陽之氣從肺歷心由氣管下抵丹田胞室之中。有似釜底添薪以煎水也是爲心火下交以火蒸水而膀胱中水乃化氣上行是爲津有似釜蓋上之氣水一般其既化不盡之水質則洩爲小便小便利而津液布其理如

此若空言脾不轉樞。則其理不實。此證之小便不利消渴。是因汗大出陽氣外泄故身微熱而脈浮陽氣外泄則胞室氣海之中無火。以蒸其水。是以水不化氣也。方用桂枝爲主。導心火下交於水以化氣白朮升津。苓利水。爲利水化氣升津除熱之妙劑。此所以化氣之理也。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銖去皮　澤瀉一兩六銖半　茯苓十八銖　桂半兩去皮　白朮十八銖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錢天來云。漢之一兩。卽今之二錢七分也。汪苓友云。古云

銖者六銖爲一分。即二錢半。二十四銖爲一兩也。

次男元犀按苓者令也。化氣而通行津液。號令之主也。豬苓茯苓澤瀉。皆化氣之品。有白朮從脾以轉輸之。則氣化而水行矣。然表裏之邪不能因水利而兩解。故必加桂枝以解之。作散以散之。多服煖水以助之。使水精四布。上達心肺。外達皮毛。微汗一出。而表裏之煩熱兩解矣。白飲和服。亦即桂枝湯啜粥之義也。

胃乾之煩渴。當以五苓散爲禁劑矣。而審係脾不轉輸之爲渴。並無微熱與小便不利症。而治以五苓散。則一也。發汗之後表邪亦已。邪已則脈當緊今緊。脈不緊而浮數。以汗爲中焦水穀之氣所化。汗僞中氣。則變其沖和之象也。煩渴者。汗僞中氣。脾不轉輸。而水津不能布散也。以五苓散主之。蓋以五苓散降而能升。山澤通氣之謂也。通即轉輸而布散之。不專在下行而滲泄也。

上節言汗後邪未解而煩渴。此節言邪既解而煩渴也。

[正] 曰山澤通氣。通即轉樞。皆是統籠語。只因不知水化爲氣。氣化爲津之理。故不能解五苓散之方義。

何以習之。蓋汗有血液之汗。有水津之汗。細

傷寒汗出而渴者。水津之汗也。汗出而脾虛。津液不能上騰而致渴。以五苓散主之。若汗出而不渴者。血液之汗也。心主血脈。以茯苓甘草湯主之。方中茯苓桂枝。以保心氣。甘草生薑。調和經脈。

此一節上二句。申明上文兩節之義。言水津之汗也。下二句。補出血液之汗。另出方治

【正】曰強分血液之汗水津之汗。是未知汗之原委也。吾於麻黃桂枝證及上欲作奔豚節。言汗甚詳。當細考之。蓋汗出而渴者。是傷寒皮毛開。而汗自出。膀胱之衛陽外越。因之水不化氣。而津不布。故用五苓散化氣布津。津升則渴止。氣布則寒去矣。汗出不渴者。亦是傷寒皮毛開。而汗自出。不渴則

內水尙能化氣布津只汗自出是膀胱陽氣隨汗發泄而邪反不得去故用茯苓以滲爲斂使不外泄用桂薑專散其寒寒去汗止與桂枝證之自汗出相似但桂枝證之自汗尙當惡風汗雖出不透快也故仍發之使出用白芍以行營血之滯使汗得透快而出無滯留也此證之汗自出是太透快恐其遂漏不止故不用白芍之行血而用茯苓之利水使水氣內返則不外泄矣淺註苓桂保心氣不合旨意而言薑草調經脈其說尤泛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甘草一兩炙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蔚按】此承上服五苓散，多飲煖水以出汗，人知五苓之用在汗，而不知五苓之證在渴也。五苓證之渴，為脾不轉輸，非關胃燥，據而冒之，不轉輸於上而渴，不轉輸於中而為水逆，不轉輸於下而小便不利，經有明訓，總之責在水津不能四布，故白朮桂枝之辛溫不能也。論曰：汗出而渴，可知中焦水氣之津液不能四布。傷寒論曰不能轉津，而作渴，故取五苓散，布散其水津。若不渴者，中焦之液未傷，只用茯苓甘草湯，取茯苓之利水，俾胃水不潰入胃而為汗。且五苓散不特自內轉布其水津也，而亦治表裏症之水逆。如

中風發熱，六（已是六經已盡）七日（而又來復於太陽，而其發熱），不解而煩。（謂之表症，何以又謂之）有表裏證。（以）渴欲飲水。（煩是裏症，合而言之，名為表裏症也，當從五苓）

（濕邪留熱，上焦則渴，不由於發汗亡津液所致也。內經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今脾不能散精歸肺，以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是水逆於中土，而不散也。以）五苓散主之。（助脾氣以轉輸）

此一節，言五苓散之治水逆。　近註以太陽為表，為標，膀胱為裏，為本。此證名為犯本，又名為表裏傳，反多枝節，與本論

之旨不合。

【正】曰】仲景所謂中風，有熱風，有寒風，陳註執定風爲陽邪，誤解此渴爲陽熱甚，不知五苓之渴飲水，是水停不化氣，氣不布則津不升，故總以化氣行水爲主，解爲陽熱，豈合方義哉。

（至於血液之汗，主於心，上言主以茯苓甘草湯者，未盡其義，當歸補）未持（病人之）脈時，（只見）病人叉手自（覆）冒心（其心下悸，而按其心，明其虛者）。師因（行）教試（之）令（病人作）欬，而（病人）不欬者。此必兩耳聾（面）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陽氣不足於胸中，故手叉自冒，精氣不足於腦，故耳聾無聞，蓋陽氣精氣非一，亦非二也，汗後交）虛（併）故如此。（豈茯苓甘草湯所可勝任哉）

此一節言血液之汗，發之太過，致傷心腎之氣，非茯苓甘草

湯所能治也

後學周宗超按正氣虛之耳聾。與少陽邪盛之耳聾。分別在手自冒心。

〔補〕曰此節雖解淺註亦不必確當闕疑。

其與五苓證相似証不同者奈何。發汗後肺氣已虛。未飲水多〔則飲冷傷肺。必作喘以水灌之。則形寒傷肺。亦作喘此證五苓所能治歟

此一節。言汗後傷肺。五苓散不可以混施。

〔正〕曰水化則爲氣氣上出順利則不喘水下出不停。則無阻碍若飲水多。水遂停而氣不化故喘。原文並未言其是飲冷水。淺註不解水停氣不化之理。故添一冷字。而以飲冷

傷肺爲解。不免略差一黍。又言以水灌之。是形寒傷肺。似言以冷水淹潑病人身體則形寒也。不知從古治病。皆無以水淹潑周身之理。所謂灌之。亦不過其人不飲。而強灌之。如米飲漿水清粥藥水。迭進以冀其愈是也。水停亦爲喘皆氣不化之故義詳於上。勿守淺註想當然而已也

更有與五苓證之水逆相似者尤不可誤。

發大汗之後。水藥不得入口。以汗本於陽明水穀之氣而成。今以大汗傷之。則胃氣大虛。不能司納如此。此爲治之之逆。若不知而更發其汗。則胃虛陽敗。中氣不守。上下俱脫。必令吐下不止。此與五苓證之水逆何涉哉。

此一節言發汗後胃虛水藥不入之證。與五苓散大不相涉。

自未持脈至。此共三節。以反掉筆爲結尾。故不必出方。然讀

仲景書須於無字處求字。無方處索方。方可謂之能讀。少陰君火居上。少陰腎水居下。而中土爲之交通。若發汗吐下後。上中下三焦俱爲之傷。是以上焦之君火不能下交於腎。下焦之腎水。不能上交於心。火獨居上。陽不遇陰。故心虛而煩。胃絡不和。故不得眠。若劇者。不得眠之盛。必反覆顛倒。煩之極。自見其心中不爽快。而懊憹。以梔子豉湯主之。以梔子入心。而下交於腎。豆豉入腎。而上交於心。水火交而諸證自愈。若少氣者。爲中氣虛而不能交通於上下。以梔子甘草豉湯主之。即內經所謂交陰陽者。必和其中也。若嘔者。爲熱氣搏結不散。而上逆。以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取生薑之散。以止嘔也。

此一節。言汗吐下傷其三焦之氣。以致少陰之水火不交也。

〔張令韶云〕自此以下六節，論梔子豉湯之證。有熱有寒。有虛有實之不同。

梔子豉湯方

梔子 十四枚擘　香豉 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納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兩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二張以吐下後虛煩。無復吐之理。此因瓜蒂散用香豉而誤傳之也。

男元犀按　此湯舊本有得吐止後服等字。故相傳為湧吐之方。高明如柯韻伯。亦因其說。惟張隱菴張令韶極辨其訛。曰瓜蒂散二條。本經必曰吐之。梔子豉湯六節。並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後虛煩。豈有復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內用香豉二合而誤傳之也。愚每用此方。服之不吐者多。亦或有時而吐。要之吐與不吐。皆藥力勝病之效也。其不吐者。所過者化。即雨露之用也。一服即吐者。戰則必勝。即雷霆之用也。方非吐劑。而病間有因吐而愈者。所以為方之神妙。梔子色赤象心。味苦屬火。性寒。導火熱之下行。豆形象腎。色黑入腎。製造為豉。輕浮。引水液之上升。陰陽和。水火濟。而煩熱懊憹結痛等證俱解矣。原本列於太陽。主解煩。非吐劑。而有時亦能涌吐也。韻伯移入陽明。只知為吐劑。則陽明之煩熱。即此為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也。

梔子生薑豉湯。即前方加生薑五兩。煎法同。

梔子甘草豉湯即梔子豉湯加甘草一兩。煎法同。

蔚按 梔豉解見上。汗吐下後。中氣虛。不能交通上下。故加甘草以補中。嘔者汗吐下後。胃陽已傷。中氣不和而上逆。故加生薑煖胃解穢。而止逆也。

發汗若下之。其熱宜從汗下而解矣而反不解為煩熱。且煩不解留於胸中而窒塞不通者。以梔子豉湯主之。蓋以胸中為太陽之裏陽明之表其窒塞因煩熱所致必令煩熱止而窒塞自通矣

此一節言梔子豉湯。不特交通上下。而且能調和中氣也。按此證最多須當切記。

〔正〕曰胸中是上焦心肺所司。解胸中是調和中氣。誤將上焦作中焦解。豈不差耶。不知胸前之大膈膜。後連背脊。前抵胸骨盡處。其膈之內皮。循腔子上會於肺系。下生包絡。而通於心。所謂胸中即指膈膜以上。肺系以下而言。乃肺與心

包絡三者之部位也。內經云肺爲相傅之官。主制節其心火。不令太過。今因心火太過肺之淸金不能制節之。故致煩熱。熱甚氣壅。故胸中窒。主用梔子者。梔子花白子赤得金水之氣而歸於心有似肺金制節心火之象。其實有膈膜之形。故專主膈上包絡心間之治法也仲景方證精密讀者所當細究

傷寒五日至六日。六經已過 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知太陽之表陽明之裏滿結俱 未欲解也。以梔子豉湯主之。

此一節言梔子豉湯不特升降上下而亦能和解表裏也。

傷寒下後。多屬虛寒。然亦有邪熱留於心腹胃。而爲實熱證者熱乘於心。則 心 惡熱而 煩 熱陷於腹。則 腹 不通而 滿

熱留於胃。則胃不和。而臥起不安者。以梔子厚朴湯主之。取只實之平胃。厚朴之運脾。合梔子之止煩。以統治之也。

此一節。言梔子豉湯。能清傷寒下後之餘熱也。按此證最多。又當切記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 厚朴（四兩炙） 枳實（四枚水浸去瓤炒）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柯韻伯曰〕心煩則難臥。腹滿則難起。起臥不安。是心移熱於胃。與反覆顛倒之虛煩不同。梔子治煩。枳朴洩滿。此兩解

心腹之妙劑也。

傷寒中有梔子證。醫者不知用梔子湯反以丸藥大下之。則丸藥留於中而陷於脾矣。身熱不去。此太陰脾土本藏之熱發於形身也。微煩者。以脾爲至陰內居中土。上焦之陽不得內歸於中土也。此熱在上而寒在中。以梔子乾薑湯主之。

此一節言下後脾氣虛寒。梔子又宜配以乾薑以溫脾也。

男蔚按梔子性寒。乾薑性熱。二者相反。何以同用之。而不知心病而煩。非梔子不能清之。脾病生寒。非乾薑不能溫之。有是病則用是藥。有何不可。且豆豉合梔子。坎離交姤之義也。乾薑合梔子。火土相生之義也。

〔正　曰身熱不去。是傷寒原有之證。故但曰不去。非因下

後傷脾。而身始熱也。微煩亦非因下所致。是因熱不去而煩也。淺註以爲是太陰脾土之熱。發於形身。只因强就乾薑之性而誤註也。不知乾薑是治大下之後。利尙未止。故急以薑溫脾。與煩熱原兩歧。故用藥有寒熱之異。解者幸勿扯雜觀。下文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梔子湯。則此方用乾薑。正是大下微溏。故用乾薑救之。而仍不廢梔子者。以原有身熱微煩之証。其瀉特暫時病。故用乾薑足矣。不似下節之舊微溏也。而熱煩仍其原有之證。故仍用梔子寒熱並用。較量極精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 十四枚擘 乾薑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張令韶曰〕梔子導陽熱以下行。乾薑溫中土以上達。上下交。煩熱止矣。

凡用梔子湯。若病人舊微溏者。爲脾氣虛寒之體。病則不能化熱。必現出虛寒之證。不可與服之。

此一節言梔子雖能止煩清熱。然苦寒之性。却與虛寒之體不宜。故結此叮嚀。

〔男元犀按〕梔子下稟寒水之精。上結君火之實。既能起水陰之氣而滋於上。復能導火熱之氣而行於下。故以上諸證。仲師用之爲君。然惟生用之。真性尚存。今人相沿。炒黑則反爲死灰。無用之物矣。嘉慶戊辰。吏部謝芝田先生。令親患頭項強痛。身疼心下滿。小便不利。服表藥無汗反煩。六脈洪

致切診經為太陽陽明合病諦思良久曰前病在無形之太陽今病在有形之太陽也但使有形之太陽小便一利則所有病氣俱隨無形之經氣而汗解矣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一服遂瘥惟夜間不寐特告曰此名虛煩因辛熱遺害若用棗仁遠志茯神等藥反招集其所遺而為寐病必復作矣用梔子豉湯即愈。

愈堅己巳季春曹扶谷明府患頭痛嘔惡寒等證自差大回便後更覺然熱往來欲嘔胸滿等證家嚴診其脈數中見小按中虛不應指嚴謂之曰陽證見陰脈法在不治所幸者大小便如常神識頗清正氣盛而尚未潰家其胸滿欲嘔寒熱往來之證俱是病氣欲從樞轉之象當乘機而利樞之遂令一日服小柴胡兩劑柴胡每劑八錢次日再診以上諸證雖退而心胸懊憹不安語言錯亂無大實覺可喜又診其脈緊數遂為之喜曰邪從樞轉而出故寒熱等證俱平正為邪熱所係故煩昏等證並見此時須當救正但救正二字不與俗合金匱便以人參誤邪立主用梔子豉湯從離坎交媾處撥動神機服後停藥靜養三日値陽明主氣之朔申酉爲陽明正旺之時戊癸和合自愈。果應期而愈。

虛人不可發汗。汗後變證無常。茲先言太陽。**太陽發汗**，其熱當解。今**汗出不解**。正氣虛也。**其人仍發熱**。徒虛正氣而熱仍在也。汗為心液。心液亡則**心下悸**。夫津液者。和合而為膏。上補益於腦髓。今津液不足。則腦為之不滿。而**頭**為之**眩**。身為脾之所主。今脾氣因過汗而虛。不外行於肌肉。則**身**無所主持。故**瞤動**。動搖不能撐持。正**欲擗地**之狀**者**。以**真**

武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過汗之變。而立一救治方也。

張令韶云此章凡八節皆言虛者不可汗也。

[正]曰傷寒發熱。是本身之衛陽與寒相爭。故熱。宜發其汗。使衛陽得出於外。而寒隨之解矣若衛陽已泄而汗出。寒仍不解留於肌肉而發熱。內動膀胱之水。水上陵心爲心下悸。水氣挾肝脈上冒爲頭眩夫汗出之後。經脈已失其養。令其寒水之氣又復觸發其筋脈則身瞤動振振欲擗地總由陽氣外泄寒水暴發也。是以用生姜白芍。理營衛以散外寒。用附子爲主。助腎陽以祛內。寒。而苓朮治水以佐之。水不上泛

則眩止不陖心則悸止寒退陽伸。則瞤動振搖。無不止矣。淺註心液亡則悸。腦不滿則眩。脾氣不行於經脈則振動。不免求深反淺。或不解瞤動振振之證。余曰。凡人冬月經大冷凍往往戰慄即瞤動振振之微者也。必得火烘乃解。故此證必用薑附以溫之也。此與上苓桂朮甘湯證相似。但有輕重之別也。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炮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張令韶曰〕虛者不可汗汗後病不解而變證也真武者鎮水之神也水性動今動搖不安故亦以此鎮之茯苓松之陰氣潛伏於根故能伏心神而止悸附子啟下焦之生陽上循於頭而止眩芍藥滋養營血生薑宣通經脈而瞤動自止白朮所以資中土而灌溉四旁者也（羅東逸曰）小青龍湯治表不解有水氣中外皆寒實之病也真武湯治表已解有水氣中外皆虛寒之病也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湯者賴以鎮水之義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腎也腎為胃關聚水而從其類倘腎中無陽則脾之樞機雖運而腎之關門不開水即欲行以無主制故泛溢妄行而有是證也用附子之辛熱壯腎之元陽則水有所主矣白朮之溫燥建立中土則水有所制矣生薑之辛散佐附子以補陽於溫水中寓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滲佐白朮以健土制水之中寓利水之道焉而尤重在芍藥之苦降其旨甚微蓋人身陽根於陰若徒以辛熱補陽不少佐以苦降之品恐真陽飛越矣芍藥為春花之殿交夏而枯用以壓收散越之陽氣而歸根下利減芍藥者以其苦降涌泄也加乾薑者以其溫中勝寒也水寒傷肺則欬加細辛乾薑者散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斂肺氣也小便利者去茯苓恐其過利傷腎也嘔者去附子倍生薑以其病非下焦水停於胃所以不須溫腎以行水只當溫胃以散水且生薑功能止嘔也

汗之不可輕發必於未發之先審察辨別而預審其不可

咽喉為三陰經脈所循之處致脾足太陰之脈挾咽腎足少陰之脈循喉嚨肝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三陰精血虛少不能上滋咽**乾燥者不可發汗**或誤發之命將難全亦不必再論餘證也

自此以下。皆承上文而言。不可發汗。而發之之變證也。

淋家（素有淋病。名曰淋家。其津液久虛。）不可發汗。（蓋走其津液。若發汗。則津液竭於外。而血動於內。干及於胞中。）必（患）便血（何以言之。內經云。膀胱者。津液藏焉。又曰。膀胱者。胞之室。是胞為血海。居於膀胱之外。而包膀胱。並藏血藏津液。有別而氣自相通。看太陽熱結膀胱。血自下。則恍然悟矣。淋家病。為膀胱氣化。不能行於皮毛。津液但從下走。而為淋。膀胱已枯。若再發其汗。必動胞中之血。非關便血自膀胱出也。）

節

瘡家（久失膿血。則充膚熱肉之血虛矣。）雖身疼痛。（患太陽之表病。亦）不可（以麻黃湯峻）發（其）汗。發汗（必更內傷）

（其筋脈血不榮筋）則（強急而為）痓（矣）

節

（血從陽經並督脈而出者為衄。汗為血液。凡素患衄血之人。名曰）衄家（三陽之經血俱虛。故）不可發汗。汗出。（則重亡其陰。）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所以然者。以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皆上額交巔。陽明之脈。起於鼻交

額中旁納太陽之脈，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三經互相貫通，俱在於額上鼻目之間。三陽之血不榮於脈，故額上陷，脈緊急也。三陽之血不貫於目，故目直視不能眴。陽血虛少，則衛氣不能行於陰，故不得眠，此三陽之危症也。

【正】曰：發汗則重亡其陰，非也。汗出氣分，屬陽。汗出必額上陷，以衄家陰血已亡，惟賴有陽氣，尚能保其額之不陷。若再汗，亡其陽，則額間陰血陽氣兩者均竭，是以虛陷。論詳金匱。讀者於陰陽氣血當認眞。

血從陰經，并衝任而出，爲吐爲下，多則爲脫。凡一切脫血之人，名曰亡血家。血屬陰，亡血即亡陰，故不可發汗，若發其汗，是亡血而陽無所附，陰從外脫，其人則寒慄而振。內經云：奪血則無汗。厥而且寒是也。

【補】曰：此寒慄而振，與前必振寒，內外俱虛故也同義。彼是下後亡陰，筋脈失養，復發汗又亡其陽，則寒氣發動筋脈

不能自持。故振。此節亡血家。即是陰筋失養。復發汗以亡其陽。則寒氣發動。筋脈不能自持。故寒慄而振。其義正與前同。又此節與上節衂家發汗則額上陷。義亦相通。衂正是督脈額上之血。已亡。故發汗再亡其陽。則止是督脈所司之額上。陷。亡血家。是周身之血。或吐或下。從內泄去。則周身筋脈失養。故汗之再亡其陽。則不單在額上。陷而在周身。皆發寒振。淺註既知此節發汗是陽從外脫。而註上一節乃云汗出則重亡其陰。實屬自相矛盾。

平素患汗病之人。名曰汗家。心主血。汗為心液。患此病之人。其心虛血少可知。若重發其汗。則心主之神氣無所依。必恍惚心亂。且心主之神氣虛。不能下交於腎。而腎氣亦孤。故小便已。而前陰溺管之中。亦疼。與禹餘糧丸。愚按本方失傳

王曰休補方。用茵陳蒿。赤石脂生梓皮。各三兩。赤小豆半升。共爲末。蜜丸彈子大。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早暮各一服。然亦不過利水之品。毫無深義

【正　曰】心腎不交之病多矣。何以獨見陰疼之證。淺註以陰疼是心之神氣不交腎而腎氣亦孤。於理似精。而於證實不相合。不知前陰溺管。乃是膀胱下竅。膀胱有津液以潤此竅。則小便利而溺管不疼。內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出字。是言化氣爲津液。下出以潤溺管。上出以充皮毛。汗家之津液。既從皮毛發泄。又重發其汗。則津液盡從皮毛外出。而下行之津液反竭。是以溺管枯澀。而小便疼也。其恍惚心亂者。亦不是心血虛少。蓋心煩是血虛。心悸是陽虛。心亂是陽氣飛越。此與以火迫劫亡陽必驚狂

同義淺註於汗原委未達不知心火下交於水乃化氣爲津。爲汗。是以汗太多則心陽外泄也。義詳總論讀者須細考之。

不特亡血不可發汗，即素寒者，亦不可發汗。病人有素寒復發其汗，汗乃中焦之汁，發汗更虛其中焦之陽氣，其胃中必冷。且胃無陽熱之化，則陰氣之虛寒生，故必吐蚘。他若胃熱之吐蚘，又不在此例矣。

〔張令韶云〕本論逐節之後，必結胃氣一條。以見不特吐下傷其胃氣，即汗亦傷胃氣也，治傷寒者慎勿傷其胃焉，斯可矣。

病氣在外本當發汗，從外而解，而復從內以下之。此爲治之逆也。若先發汗。外邪未盡，復從內入，因而下之，治不爲逆。病氣在內本當先下之。從內而解，而反從外以汗之，爲治之逆。若先下之。內邪未盡，勢欲從外而出，因其勢而汗之，治亦不爲逆。

一張令韶云。此章凡六節。前四節言病氣隨正氣之出入以爲出入。正氣亦隨病氣之內外而爲內外也。或從內解。或從外解。或救其裏。或救其表。不可逆也。五節言陰陽和。正氣之出入。復其常。病氣亦隨之而解矣。末節太陽之氣。隨營衛之行於脈外。而行於脈中也。

太陽 傷寒醫 者誤 下之。因誤下而正氣內陷。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證明知一 身疼痛 爲屬表 者。而此時不殿秘顧。急當救裏。救裏之 後。審其 身疼痛 知表症之未解。兼審其 清便自調者 知裏症之全瘥。於是復審所急曰。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以復其陽 救表宜桂枝湯。解以 此肌。生陽復。肌服解。表裏知矣

此一節反應上文先下而後汗之意。以見下之而表裏俱虛

又當救裏救表不必拘於先下而復汗之說也

太陽病發熱頭痛。（痛在表則）脈（宜浮而）反沉（此正氣內虛也）若（既汗之）不差。（其）身體疼痛。（仍然不瘥。須知其發熱爲外假之假陽。脈沉爲內伏之真陰。）當（急以）救其裏。宜四逆湯。（內經云。太陽本寒而標熱。此症見標逆之發熱。不見本症之惡寒。以本寒之假真於內外。無惡寒而內有真寒也。）

此一節言病在表而得裏脈。又當救其裏不必如上文之身疼痛而止救其表也。太陽之氣外行於三陽而從表。內行於三陰而從裏。今表證而得裏脈。恐沉必兼微。即易所謂履霜堅冰至之義也

太陽病（當先發汗。今）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汗下失序致）表裏俱虛。（陰陽不相交接）其人因致（冒如有所覆戴之狀而爲）冒。（此陰虛於下。而戴陽於上也。）冒家汗出自愈。所以

然者。（以芍加救陰。得陰氣以和之。）汗出表和故也。（蓋表裏之氣。本相通。裏和表亦和。不必復下。若裏未和）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此一節應上文先發汗而復下之之意也。

太陽病未解。（診其）脈陰（尺）陽（寸不偏大偏微而）俱（見均）停。（陰陽之氣旋轉於中。自然盤戰一番。）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若邪盛於表。其陽寸之脈。必大於陰尺。而不均停。）但（使）陽（寸）脈（獨）微者（始與陰尺之脈停。爲陽之勝陰。）先汗出而解。（若邪實於裏。其陰尺之脈。必大於陽寸。而不均停。）但（使）陰（尺之）脈（獨）微者（始與陽寸之脈停。爲陰之勝陽。）下之而解。若欲下之。（不得太過。只）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此一節言汗下。亦所以和陰陽也。

〔正曰〕兩微脈與證治頗難解也。淺註因添一使字轉字。以強通之。然必添字方能解。即非解經確詁。先玩原文陰陽

俱停句一停字便見陽脈主表主衛氣陰脈主裏主營血俱停則表裏營衛俱和故營衛相合振慄汗出而解凡是戰汗而解之病皆是營衛和也以下乃言營衛不和脈不停均者但陽脈微爲衛不和故先令汗出則衛和而解但陰脈微爲營不和故下之令營血和暢則愈仲景文法大指如是惟全書微脈均無當汗下者而此處微脈獨言當汗下理殊難測或由傳寫之訛或則另有深義尚須闕以待者

太陽之爲病無不發熱而汗自出者當求之營衛蓋人身之汗主之者脈中之營固之者脈外之衛此爲營氣微衛氣之所併而弱衛氣受邪風之所客而強弱則汗不能主強則汗不能固邪風爲害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

宜桂枝湯調和營衛之劑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又從營衛之氣出於內外也。

一補曰。淺註此段甚精成無己風傷衛之說。觀此便知其謬仲景明言邪風傷營故營弱成無己之說謬矣所以淺註亦不從之。吾於桂枝湯證言之甚詳

傷寒五六日。經盡一周。氣值厥陰。藉其中見之少陽而樞轉。傷寒如此。中風亦如此。其症往來寒熱。少陽之樞象也胸為太陽之部。脇為少陽之部。太陽不得出。少陽不得樞。故為苦滿。默字從火從黑。伏明之火鬱而不伸。故其形之默默木火鬱於中。致胃鬱不和。故不欲飲食。木火交亢。故不心煩木喜條達而上升。故喜嘔此病氣游在太陽。經氣則值厥陰。厥陰之中見。則為主樞之少陽也。蓋少陽之氣。游行三焦。在脇之外。十一藏皆取決之。故兼或然七症。或涉於心而不涉於胃。則胸中煩而不嘔或涉於陽明之燥氣。則渴。或涉於太陰之脾氣。則腹中痛。或涉於厥陰之肝氣。則脇下痞鞕。或涉於少陰之腎氣。則心下悸而小便不利。或太陽藉少陽之樞轉已有向外之勢。則不渴身有微熱。或欬

者。又涉於太陰之補叙矣。夫五藏之經俞在背。主於太陽。而五藏之氣由胸而出。亦司於太陽。今太陽之氣逆於胸。而不能外去。雖不干動在內有形之藏真。而亦干動在外無形之藏氣。現出各藏之症。非得少陽樞轉之力。不能使干犯之邪。向外而解。必與以小柴胡湯以助樞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不能從胸出入。逆於胸脇之間。內干動於藏氣。當藉少陽之樞轉而外出也

［張錢塘云］此章凡十五節。皆論柴胡湯之證治。又云小柴胡湯乃達太陽之氣。從少陽之樞以外出。非解少陽也。亦以有證無證加減之法

李士材謂柴胡乃少陽引經之藥。若病在太陽。用之太早。反引賊入門。使人不察經旨。俱宗是說謬矣。

［補曰］內經云少陽爲樞。蓋實有樞之境地可指。又曰十一經皆取決於少陽。亦實有取決之路道可指。蓋決如決水。謂流行也。如管子決之則行之義。蓋言十一經之流行皆取道於少陽也。少陽是三焦。古作膲。即人身中之膈膜油網。西

醫名爲連網。內經名爲三焦。宋元後謂三焦有名無象。其說非也。三膲之根。發於腎系。由腎系生脇下之兩大板油中生腹內之網油。連小腸大腸膀胱。又上生肝膈連膽系由肝膈生胸前之膜膈。循脇腔內爲一層白膜上至肺系連於心爲心包絡。又上而爲咽喉。此三膲之腑。在內者也。從內透出筋骨之外。是生肥肉。肥肉內瘦肉外一層網膜。有紋理。爲營衛外來之路。名曰腠理。乃三膲之表也。邪在腠理。出與陽爭。則寒。入與陰爭則熱。故往來寒熱。胸脇是膈膜連接之處。邪在膈膜。故胸脇苦滿。少陽胆火。游行三焦。內通包絡。火鬱不達故默默。凡人飲水。俱從胃散入膈膜。下走連網。以入膀胱。凡

人食物化爲汁液從腸中出走網油以達各臟邪在膜油之中水不下行則不欲飲汁不消行則不欲食心煩者三焦之相火內合心包也喜嘔者三焦爲行水之府水不下行故反嘔也或但合心火爲胸中煩而水不上逆則不嘔或三焦之火能消水則渴或肝膈中之氣迫凑於腹內網油之中則腹中痛或邪結於脇下兩大板油之中則脇下痞滿或三焦中火弱水盛水氣逆於心下膈膜之間則心下悸或三焦之府不熱則不消渴而邪在三焦之表居腠理之間則身有微熱或從膜膈中上肺衝咽喉爲痰火犯肺則欬總之是少陽三焦膜中之水火鬱而爲病也統以小柴胡湯散火降水主之

各隨其證之所見。而隨證加減。然不確切。淺註不能一一指實。但引內經囫圇解之。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半夏半升洗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後加減法。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蔞四兩。若腹中痛

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脇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覆取微汗愈 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張令韶云】太陽之氣。不能由胸出入。逆於胸脇之間。內干動於藏氣。當少陽之樞轉而外出也。柴胡二月生苗。感一陽初生之氣。香氣直達表裏。又稟太陽之氣。故能從少陽之樞。以達太陽之氣。半夏生當夏半。感一陰之氣而生。啟陰氣之上升者也。黃芩氣味苦寒。外實而內空腐。能解形身之外熱。甘草人參大棗。助中焦之脾土。由中而達外。生薑所以發散宣通者也。此從內達外之方也。愚按原本列於太陽。以無論傷寒中風。至五六日之間。經氣一周。又當來復於太陽。往來寒熱。爲少陽之樞象。此能達太陽之氣從樞以外出。非解少陽也。各家俱移入少陽集。到底是後人識見淺處。又曰。太陽之氣不能從胸出入。逆於胸脇之間。雖不干動在內有形之臟眞。而亦干動在外無形之臟氣。然見一臟之證。不復更見他臟。故有七或證也。胸中煩者。邪氣內侵君主。故去半夏之燥。不嘔者。胃中和而不虛。故去人參之補。加括蔞之苦寒導火熱以下降也。渴者。陽明燥金氣盛。故去半夏之辛。倍人參以生津。加括蔞根

引陰液以上升也。腹中痛者。邪干中土。故去黃芩之苦寒。加芍藥以通脾絡。脇下痞硬者。厥陰肝氣不舒。故加牡蠣之純牡。能破肝之牝藏。其味鹹能軟堅。兼除脇下之痞。去大棗之甘緩。欲其行之捷也。心下悸。小便不利者。腎氣上外。而積水在下。故去黃芩。恐寒苦以傷君火。加茯苓保心氣。以制水邪也。不渴。乘有微熱者。其病仍在太陽。故不必生液之人參。宜加解外之桂枝。當取微汗也。欬者。傷肺。肺氣上逆。故加乾薑之熱以溫肺。五味之斂以降逆。凡咳皆去人參。長沙之認症。既有乾薑之溫。不用生薑之非。但用五味之斂。不用大棗之滋也。

【補曰】仲景所用柴胡。是今四川產者。一莖直上。中通有白瓤。故能通三焦之膜膈。色青氣香。春日生成。恰得少陽之氣。非別省紅軟銀白等柴胡也。各省各柴胡性烈。非少陽之性也。用之傷人。比羌獨活更烈。決不可用。讀仲景書者。若見四川柴胡。則知仲景用藥之妙。

上言太陽之病。而值厥陰之期。厥陰中見少陽。少陽主樞。太陽病值其主氣之期。而外出者。藉其樞之有力也。經云。少陽外主腠理。內主三焦。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

（血氣所注。今）血弱氣盡，（[illegible]）腠理（[illegible]）開（太陽所受之）邪氣因（其氣血之虛）入（少陽氣中）與（少陽[illegible]）正之氣相（[illegible]）搏，（俱）結於（少陽之部）脇下，正邪（不[illegible]）分爭，（正邪[illegible]）往來寒熱，（[illegible]）休作有時。（注云：少陽之上，火氣主之，[illegible]）默默（[illegible]）不欲飲食。（[illegible]）藏府（之[illegible]本自）相連，（[illegible]）其痛必在下，（[illegible]）邪（在[illegible]）高（而[illegible]）痛（反[illegible]）下，（[illegible]）故使嘔也。

（用）小柴胡湯（轉少陽之樞，達太陽之氣，以）主之。（若）服柴胡湯已，（[illegible]）渴者（是太陽之氣不能從樞外[illegible]，反[illegible]而轉）屬（於）陽明（之燥化）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法治之。

上節言太陽之氣逆於胸中，而動五藏之氣。此言太陽之氣，結於脇下，而傷太陰陽明之氣，亦當藉少陽之樞而轉出也。

一補 曰：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氣所注。淺註不指。

出何處則不知血氣如何往來也蓋三焦是內油膜透出爲瘦肉外皮毛內之油膜其瘦肉肥肉交界處夾縫中有紋理名曰腠理爲營血衞氣出入之路徑血弱氣盡則其路徑空虛邪氣因入從腠理內侵及於脇下入兩大板油之中乃三焦之府也三焦根於腎系由腎系生出兩大板油邪入於此正氣欲出不得遂結於脇下其寒熱休作有時者亦因正與邪有或進或退不相値則休也默默解見上三焦爲行水化穀之府不欲飲食是上焦膜油與胃腕相交之處竅道不通故食不入內經云胃有大絡即指胃通於膈膜中之管竅也內經名絡西醫名爲管從膜膈下入網油網膜屬三焦網膜

上之膏油。即脾之物。脾臟之油。生焦膜上。與胃府本自相連。邪在脾臟油膜之中。則結於脇下之板油內。或大小腸之油綱內則痛而不通。夫邪在上焦。水穀不得入而痛在下焦。逆氣上行。故使水穀嘔出也。服湯已渴者。是嘔雖已。水已得下。而三焦油膜中火仍不已。薰灼其油。乾燥遂爲轉屬陽明之燥氣矣。淺註未能確指。故特補之。

太陽之邪不解。可以柴胡轉其屬。太陽之氣內陷。不可以柴胡盡其裏。得病六日。六經之氣已周。而又來復於太陽。正是七日診其脈遲氣虛也浮弱血虛也。氣血俱虛。而見太陽症之惡風惡寒。當於尋常之太陽症外。另參脈息日期而分別。且又有兼見之症。曰手足溫。繫在太陰也。此氣血俱虛。醫者不知。反二三下之。虛其中氣。以致不能食。而脇下爲少陽之部位。其樞逆而不轉。故無往來寒熱。惟滿而且痛。面目及身黃。因太陰土氣虛。而其色現也。雖頸項強。爲太陰之經氣

不利，而脾不轉輸，乃小便難者。是中氣虛之大驗，柴胡湯乃從內達外之品，裏氣虛者忌用。若與柴胡湯，裏氣虛照。後必下重。夫脇滿，乃柴胡證之的症，而本渴而飲水嘔者，中胃虛也。柴胡湯非胃中之藥，不中與也。與之而中氣愈虛。食穀者噦。此承二三下之誤，不可以柴胡湯而再誤也。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陷於太陰之地中。太陰陽明氣虛，不能從樞外出。又非柴胡湯所主也。

［正］曰，浮主陽。浮於外。遲弱主陽氣虛弱，非血虛也。陽氣不振，故惡風寒。手足溫者，別於手足潮熱而言，謂陽氣虛弱。手足當厥冷，即不厥冷，而手足溫，亦與潮熱不同。醫者不知爲陽虛，乃二三下之。其脾必寒，膜上之膏油，即脾之物也。膜油寒，不能蒸化腸中水穀，故不能食。膏油之大者，是脇下兩

大板油寒氣歸此則脇下滿痛周身之油寒乃脾土陽虛之極現出土之本色則黃雖頸項强亦是寒非風熱也小便難亦是水入膜網之中其膏油不能薰蒸滑利所謂脾不健運亦非熱也膏油既弱則其質虛軟若再用小柴湯清利其膜網則膜網弛縱不收大小腸往下墜後陰必下重即今所謂脫肛也腸連於膜網而膜網又賴有膏油以充攝之也今膏油虛軟復用柴胡疏其膜網是以弛縱而下墜此理近人少知不得不詳悉言也又凡本渴有似燥熱而飲水嘔者則渴是津不升嘔是虛寒脾之膏不能化水柴胡是疏三焦之膜網故不中與也若與之傷其膏油之氣則食穀不化而噦逆

總見膏油不能化水穀與膜綱不通利者有別須辨到此乃知仲景論證之精。（前言服柴胡湯已而渴者。以法治之。不再用柴胡也。前言柴胡不中與者。禁用柴胡也。然有不可泥者。）傷寒四五日。（陽盡入陰之期。）身熱惡風頸項強。（仍在太陽之分。而不入於裏陰也。）脇下滿（得少陽之樞象也。手足溫者。是聚在太陰。今）手足溫而渴者。（爲不涉於太陰。而涉於陽明也。上言服柴胡湯已而渴者。當以陽明之法治之。此不因服柴胡湯。而渴。仍宜從樞轉治以）小柴胡湯主之。（至於頸項脇滿手足溫等症。前言不中與。而茲特與之者。一以大下裏虛。一以未下裏不虛也。）

此一節承上文兩節。而推言之。凡病氣不隨經氣入裏。而爲燥化與未陷裏陰。裏氣未虛者。無不可以小柴胡湯治之。

【補】曰。此證全與上節相同。只是未經誤下。脈亦不浮弱。是脾之膏油未受傷。而邪在膜綱也。仍當清疏理其膜綱。故

用小柴胡湯以見上節病在膏油屬太陰脾土。此節病在膜綱。屬少陽三焦。一虛一實。毫釐千里。仲景對舉於此。正欲令人互勘。

太陽傷寒。值厥陰主氣之期。浮分之陽脈澀。是少陽之樞。不能外轉也。沉分之陰脈弦。是厥陰木邪下於太陰。則太陰之營氣受傷。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建立中焦之營氣。令腹痛漸愈。若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以轉其樞。樞轉則邪氣外達。而痛愈矣。

此一節言太陽病。值厥陰主氣之期。內干太陰。而腹痛。當先補益於內。而後樞轉於外也。按原法腹痛小柴胡湯去黃芩加白芍。

一補　曰。陽脈屬氣分。衛氣從膜綱而出。以達皮毛。綱膜不

通利則衛氣難於外出。故脈應之而濇。陰脈屬血分。血藏膏油之中。血滯油寒。氣不得與血流通。則血行氣阻而作痛。所謂痛則不通也。故先與小建中湯。以溫其膏油。建中者。指中焦而言。此湯溫中焦之膏油。膏油既溫。則血不凝滯。而膜中之氣自暢。斯不痛矣。若油既溫和。痛仍不瘥者。是膏油血分通利。而膜網之微絲管竅不通利。故陽氣不得出也。復與小柴胡湯。疏利其網膜。則陽氣得通暢而愈。建中柴胡二湯。互用。從無人實知其理。淺註引經爲註。只囫圇解。而不透徹。今特指出膜網是三焦。膜網上所生之油。是脾所司也。故病在膏油。用建中湯。病在膜網。用小柴胡。義可知矣。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芍藥六兩　生薑三兩切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程扶生曰】傷寒二三日。邪尚在表。未及傳裏之時。悸則陽虛。煩則陰虛。故以芍藥之苦。以益陰。姜桂之辛以扶陽。而復用甘草大棗之甘溫建其中。中氣建則邪不敢入裏矣。而薑桂等又能託邪外出。此爲陰陽兩虛之人。而立一養正驅邪法也。（張令韶曰。）經隧之血脈流行不息。今寒氣入而稽遲之。入陽絡則陽脈濇。入陰絡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建中湯。以經隧之血脈皆中胃之所生。更得小柴胡湯以轉樞機。樞機利則經隧之血脈通。通則不痛也。若攷金匱書建中湯。有加減法。小建中湯無加減法。今查內臺方議本有加減。未知爲年久脫簡。抑或許氏新附與否。姑錄之以備參攷。方議載建中湯。治虛痛者。加黃耆。治心痛者。加元胡索。治血虛者。加當歸芎藭。治盜汗多者。加小麥茯神。治虛中生熱。加柴胡地骨皮。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此一節申明首節之義。以推廣小柴胡湯之用也。余通家周宗超云。以傷寒言之。轉少陽之樞。外出太陽也。以中風言之。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治也。此解極見明亮。

且夫柴胡湯之用甚廣也。卽誤下之後。而裏氣不虛者。亦可用之。凡柴胡湯如首節所言之病證。病涉於樞。原有欲出之機。一轉卽出而醫者竟下之下之恐邪氣乘下之虛。而入於裏陰矣。若柴胡證不罷者。速宜復與柴胡湯其氣外轉必蒸蒸而振熱退。而却復發熱汗出而解蓋以下後。傷其中焦之津液。欲作汗時。而為此一番之變動也。

此一節重申柴胡湯之妙。而所以妙之在乎樞轉也。

補曰。少陽是三焦。內為膜網。外為腠理。居半表裡之間

界內陰外陽之際。故內經以樞機比之。非果有機輪轉動也。淺註加一轉字似是而非蓋少陽之邪氣從腠理透入於裏少陽之正氣亦須從腠理透出於外柴胡生於春日一莖直上。莖中鬆白。有似人身網膜。故能透達膜油使氣從腠理中。直達於外既下之邪。已入於裏正氣欲出必蒸蒸而振者正與邪爭故戰也。迨正既勝邪陽得外出却只發熱而邪隨汗解也其先蒸蒸是陰鬱其陽。寒熱交作。故振而汗不得出其後鬱解則但熱不寒汗遂出而解矣故以轉字解少陽經尤不如透達二字解之更切

蓋以樞者。內外之膈紐。由可從樞而外出。亦可從膈而內入。

傷寒病。過服發表之劑。其惡風寒等症已解。而內虛之症漸形。至二日爲陽明主氣之期

三日爲少陽主氣之期。外邪既淨。無所從少陽之樞而外出。而發表發。虛弱不支之病。轉入於所合之心包絡。包絡主血。血虛則心中悸。不獨悸。而且煩者。以煩涉於心主之血分。而不涉於樞脇之氣分。故以小建中湯主之。

此一節淺言之。不過虛補二字而言外合一樞字之義見少陽三焦。內合厥陰心包而主血。故亦可隨樞而內入也。心胞主血。血虛神無附麗而自悸。則悸爲虛悸。而煩亦虛煩也。

（補　曰）三焦卽膜網也。包絡俗名護心油。膜膈上循腔子。上肺系至心爲包絡。經曰。三焦上合心包。以其膜網相連也。膜與油古又名膏肓。膏卽是油。肓卽是膜網。小柴胡是疏膜網。建中湯是溫補膏油。膏油卽脾土所屬。心包之火。從護心油而下。以溫周身之膏油。是爲火生土。建中湯。卽此義也。故

以桂枝入心爲主而其餘藥皆是補脾。

陳平伯云。但云心中煩悸。不云無汗惡寒等證。可知服過麻黃湯後。表實已解。裏虛漸著。故以此湯補之。否則大靑龍。梔子豉湯之證。誤服害事。

少陽爲陽樞。少陰爲陰樞。其氣相通。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十日爲少陰主氣之期。反二三下之。逆其少陰之樞機。後四五日。乃十五六日之間。再作經。而又當少陽主氣之期。太陽之氣。不因下陷。仍欲從樞而外出。故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以解外。若嘔不止。是太陽之氣。不從樞外出。而從樞內入。干於君主之分。外有心下樞急。之病機。內有鬱鬱微煩之病情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下其邪氣而不攻其大便則愈。

此言病在樞者。小柴胡湯達之於外。所以轉之。大柴胡湯泄

之於內亦所以轉之也。

［補］曰、但執樞字解少陰經。故於嘔不止證。不能明了。於心下急但言君主之分。皆屬含糊。不知心下。是指胸前之膈膜急如裡急少腹急之急乃是膈膜收縮促急褊窄也。膜通利。則鬆緩。膜鬱滯。則褊急。少陽三焦膜中火甚。則鬱過燒灼。膈膜收縮而急。火合於心包則煩火太逆則嘔不止證重於小柴胡故但用清疏不能降其火。必用大柴胡。有大黃以下之使火氣不逆乃愈。而又必用柴胡一味以透達膜膈也膈膜透達則通利鬆緩。不褊急矣但曰下之。是亦轉之。囫圇語安能令人明晰

大柴胡湯方

柴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芍藥 三兩

半夏 半升洗　生薑 五兩　枳實 四枚炙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黃二兩、若不加大黃、恐不爲大柴胡湯也、此方原有兩法。長沙辨而均用之。少陽之樞、併於陽明之闔、故用大黃以調胃。

一蔚按　凡太陽之氣逆而內干。必藉少陽之樞轉而外出者。仲景名爲柴胡證。但小柴胡證。心煩。或胸中煩。或心下悸。重在於脇下苦滿。而大柴胡證。不在脇下。而在心下。曰心下急。鬱鬱微煩。曰心下痞硬。以此爲別。小柴胡證曰。喜曰或胸中煩而不嘔。而大柴胡證。不獨不嘔。而且嘔吐。不獨喜嘔。而且嘔不止

又以此區別。所以然者，太陽之氣，不從樞外出，反從樞內入，干於君主之分，視小柴胡證，頗深也。方用芍藥、黃芩、枳實、大黃者，以病勢內入，必取苦泄之品，以解在內之煩急也。又用柴胡、半夏以啟一陰一陽之氣，生薑、大棗以宣發中焦之氣。蓋病勢雖已內入，而病情仍欲外達，故製此湯，還藉少陽之樞而外出，非若承氣之上承熱氣也。汪訒菴謂加減小柴胡、小承氣合為一方，未免以庸俗見測之也。

傷寒十三日（經盡一周而又來復於太陽）不解。（又交於陽明主氣之期，病氣亦隨經氣而涉於陽明。陽明司闔而主）胸（少陽司樞而主）脇。（既）滿而（又）嘔（是陽明之闔，不得少陽之樞而外出也）日晡所（在申酉戌之間，陽明於其所旺時而）發潮熱。（微[illegible]緩）已而（即）微利。此本（係大）柴胡證。（不知用大柴胡方法）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微）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丸緩留中，不得外出）非其治也。潮熱者（陽明氣）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太陽之邪於）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解陽明之邪於內）主之。（蓋胸脇滿而嘔，太少兩陽之病，日晡所發潮熱，陽明燥氣病也。）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逆於陽明中土，亦當從樞而外出。其用

柴胡加芒硝亦從樞出之義。非若承氣之上承熱氣也。

〔正曰〕胸滿而嘔。是少陽三焦膈膜鬱滯。日晡潮熱。是陽明大腸燥結實熱。當先用小柴湯。以治滿嘔。後用加芒硝湯。以治燥實。則膈膜之氣上達而病已。大腸之實下行。而亦不利。今病已反有微利者。何也。蓋此症先嘔滿。後潮熱。後得之症爲標。先得之症爲本。此本症嘔滿。是小柴胡證。宜升達之。若用大柴胡湯下之。而亦不得利。以嘔滿之邪。仍欲上達。故不得利。何以知之。是用大柴胡。因此節承上節而言。故知之也。今字承上文已字。謂本柴胡證。雖下之而不利。今所謂嘔滿潮熱之證已止。而反有微利者。知醫以別樣攻破之丸藥。

强下之。非其治法。故有流弊也。此是上段言本病是少陽證。標病是陽明證。醫者不分先後。誤以丸下。則非其治也。下一段承上本柴胡証。滿而嘔吐。而標病又見潮熱者。是陽明大腸之實熱也。其治法宜分先後。先用小柴胡以解外。使少陽嘔滿之本證。得上達而解。後用加芒硝湯以泄大腸之實熱。則潮熱並愈。且斷無已而反微利之流弊。如此繳轉解。則方證自明。淺註不將下利作撇筆解。幾如下利之後。復用芒硝。豈不剌謬哉。故讀仲景書於文法承接轉折處。須細心體認又胸脇係少陽之膜膈。淺註以胸屬陽明。因此節文潮熱。是陽明證。故欲擴胸入陽明經。以求通下文之意。豈知於胸脇

二字既差。而於下文轉折剝換。又不了了。安能全節文理皆通哉。又大柴胡是治胃。胃通於膜油。人之膏油。其色帶黃。應土之色也。心下膜膈。連胃脾。及兩脇之間膏油最多。熱在膏油膜而擁塞。故上節心下急。以大黃色黃。味苦。即於膏油者下之。加芒硝湯。是治大腸。大腸生於下焦。下焦少膏油。只是連網。與腸相通。大腸屬燥金。芒硝色白屬金。質潤治燥。味鹹直走下焦。故治大腸之燥。如此分別。乃知仲景用藥之精。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二兩六銖　半夏二十銖　黃芩一兩

甘草一兩　生薑一兩　人參一兩

大棗（四枚）　芒硝（二兩）

右七味。以水四升。煑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煑微沸。分溫再服（此藥劑之最輕者。以今秤計之。約二兩。分二服。則一服只一兩耳。）

〔闡發〕（小柴胡湯使太陽之氣從脇外出。解見原方。茲云十三日。亦經盡一周。既來復於太陽。當解而不能解。又交陽明主氣之期。病氣亦隨經氣而涉之陽明主胸。少陽主脇。胸脇滿而嘔者。陽明之間。不得少陽之樞以外出也。日晡所者。申酉戌之際也。陽明旺於申酉戌。故應其時而發潮熱。熱已微利者。陽明之氣雖實。其奈爲丸藥所攻而下陷。陷者舉之。用小柴胡湯以解外。解宜升發之義。則所以舉其陷而止其利也。又加芒硝者。取芒硝之鹹寒。以直通地道。不用大黃之苦寒。以免中宮。蓋陽明之氣既傷。不宜再傷。師之不用大柴。而用小柴。其義深矣。）

傷寒十三日（再經已周。而又來復於太陽）不解。（則病氣已過於陽明胃府。名曰過經）過經。譫語者。以（胃府）有熱也。當以湯（藥）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滲）大便當硬。（今不硬）而反下利。（診其）脈（亦與證相背。亦始調之）調和者。知醫（不以湯藥下之。而）以丸藥下之。（病仍不去）非其

治也。若（胃氣虛寒而）自下利者。脈當微（而手足亦）厥。（必不可下。）今（脉與陽明胃府證不相符。卽可）反（謂之）和者。（以丸藥留中。留而不去。）此爲內實也。（以）調胃承氣湯（去其留中之積。以和其胃氣。）主之。

此一節。言病氣隨經氣而過於陽明也。

一正　曰硬謂之。反謂之。皆淺註强解之詞。安知原文實義哉。蓋仲景謂譫語便硬。不當下利。脈亦當大。不當調和。今不硬而反下利。脈不大而反調和者。知醫不以湯藥滌其熱。而但以丸藥下其糞。旁流滯下。便當大之脈。被其挫弱。遂爲調和之形。是下利脈和而實邪仍在。非其治也。何以知下利脈利。仍是實邪。仲景又申明曰。若下利是虛。其脈當微。手足當

厥。今脈不微而反和。所以知其非虛。乃醫者。挫弱其脈如此。此雖外見和脈。而內仍爲實邪也。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余曾臨證見素虛人。及六陰脈人。雖得傷寒熱證。脈亦不大。僅見爲和。卽與此節脈和同一例也。仲景於常診外。參一變法精之至矣。

太陽病不解。若從胸脇而入。涉於陽明少陽之分。此小柴胡湯之證也。今從背經而入於本府。名爲熱結膀胱膀胱在少腹之間。經曰。膀胱者。胞之室也。胞爲血海。居膀胱之外。熱結膀胱。熏蒸胞中之血。血陰也。陰不勝陽。故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隨血而下者自愈。若其邪在外。猶是桂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腹急結者。無形之熱邪。結而爲有形之蓄血。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方。

此一節言太陽之邪循經而自入於本府也。

桃核承氣湯方

桃仁 五十個去皮尖　桂枝 二兩　大黃 四兩

芒硝 二兩　甘草 二兩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納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先食言服藥在未食之前也。

蔚按　張令韶謂太陽有氣有經，其氣從胸而出入，其經挾脊入循膂而內絡膀胱。如病邪從胸脇而入，涉於陽明少陽之分，則為小柴胡湯證；循背膂而入，自入於太陽之府，則為桃仁承氣湯證。太陽之府曰膀胱，在小腹之間，為血海之所。膀胱有津液而無血，而與胞中之血海相連，熱干之，陰不勝陽，則動胞中之血，而自下，故其人如狂。然病起外邪，當先解外，必審其小腹而急結，乃為可攻之。急結者，其血有急欲通之象也。桃得陽春之生氣，其仁微苦而涌泄，為行血之緩藥，得大黃以推陳致新，得芒硝以清熱消瘀，得甘草以主持於中，俾諸藥遂其左宜右有之勢。桂枝用至二兩者，注家以為兼解外邪，而不知辛能

行氣氣行而血乃行也。男皆故內經曰血在上喜忘血在下如狂。

傷寒八（日當陽明主氣之期）九日（當少陽主氣之期）下之（傷其陽明之氣而為）胸滿（逆其少陽之氣而為）煩驚。（以少陽三焦內合心主包絡故也。）小便不利（為少陽三焦決瀆之官。失其職也。）譫語（為陽明胃氣不和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也（少陽循身之側。樞機不利故也。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因庸醫誤下以致三陽同病。特立三陽並治之方。滋陽明之燥。助少陽之樞。而太陽不失其主開之職。其病仍從少陽之樞。而外出矣。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半夏（二兩洗） 大棗（六枚） 柴胡（四兩）

生薑（一兩半） 人參（一兩半） 龍骨（一兩半）

鉛丹一兩半　桂枝一兩半去皮　茯苓一兩半

大黃二兩　牡蠣一兩半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納大黃，切碁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內臺方議云）傷寒八九日，而邪氣錯雜，表裏未分，而誤下之，則虛其裏而傷其表，胸滿而煩者，邪熱客於胸中，驚者，心惡熱而神不守也。小便不利者，裏虛津液不行也。譫語者，胃熱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陽氣內榮於裏，不行於表也。故用柴胡為君，以通表裏之邪，而除胸脇滿，以人參半夏為臣輔之，加生薑大棗而通其津液，加龍骨牡蠣鉛丹，收斂神氣而鎮驚為佐，加茯苓以利小便，而行津液，加大黃以逐胃熱，止譫語，加桂枝以行陽氣而解身重，錯雜之邪，共為一疾，因此十一味之劑，共救傷寒壞逆之法也。傷寒論共十二味，一本無黃芩，止十一味也。

傷寒腹滿因太陰證譫語為陽明證，其脈不宜浮緊矣，乃取之寸口三部脈浮而緊其名曰弦，弦為肝脈。此肝乘脾之病也。內經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又云：肝氣盛，則多言。是腹滿譫語，乃肝旺所發也，旺則侮其所勝，直犯脾土。名之

曰縱。謂縱恣而行。無所顧慮也。宜刺期門、二穴以制其縱。

此一節合下節論病在有形之藏。而不在無形之氣也。在無形之氣。則曰太陰厥陰。在有形之藏。則曰脾曰肝曰肺也。

傷寒發熱。病在表也。太陽主表。而肺亦主表嗇嗇惡寒。皮毛虛也。太陽主皮毛。而肺亦主皮毛。金受火尅。故大渴欲飲水、飲水過多。肺氣不能通調水道。故其腹必滿。若得自汗出。則發熱惡寒之證。便有出路。小便利。則腹滿之證。便有去路。此肺氣有權。得以行其制節。則其病欲解。而不然者。發熱惡寒如此。腹滿又如此。此肝木乘肺金之虛。而侮其所不勝。也名之曰橫。謂橫肆妄行。無復忌憚也。亦刺期門。二穴以平其橫。

按期門二穴在乳下第二肋端。去乳頭約四寸。肝募也。厥陰陰維之會。刺入四分。此穴刺法。能佐小柴胡湯所不及。一活人云）穴在乳直下肋骨近腹處是也。則是第二肋。當從下

數起、恰在軟肋之兩端是。穴刺法、肥人一寸。瘦人半寸。不肥不瘦中取之、但下針、令病人吸伍吸、停針良久。徐徐出針。此平瀉法也。

太陽病二日。正當陽明主氣之期，以太陽之病，而得陽明之氣，陽極似陰，故擾亂不安，而反躁。醫者誤認爲陰躁，而反以火熨其背。背爲陽，陽得火熱，而大汗出，汗乃胃中水穀之津。火熱入胃，則胃中之水津竭。遂下奪水陰之氣，而躁。上動君火之氣，而煩。中亡胃中之津。必發譫語，十餘日，又值少陰主氣之期，得少陰水陰之氣，以濟之則陰氣復，而陽熱除，先見振慄之象，旋而大便自下利者。此爲陽明得少陰之氣，陰陽和而欲解也。且夫陰陽之氣元妙難言也，而以一身之部位論，則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若陽在上而不得下交於陰，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陰在下，而不得上交於陽，故欲失溲。足下惡風。然上下所以不交者，責在胃實以隔之，前此止是胃中竭，後此則爲大便硬，硬者必以法通之，不得拘於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

津枯堅譫。謂津液當還胃中。而不必過通也。通之之後。得大便已。則燥結去。火邪泄。於是陰氣旋轉而上升。其頭卓然而痛。陽氣光明而下行。其人足心必熱。此穀氣下流故也。

此章凡十一節。皆言火攻之誤。以明太陽爲諸陽主氣。陽爲火。不可以火攻之也。即不用火。而羌獨荊防薑附桂茱之類。皆是也。

〔補曰〕此節文繁理奧。或有錯簡。或章句不應。相連。又似當分作兩節解義。難通貫。當闕疑以待考。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更被火熱逼其血氣從外流溢。失其行陰行陽之常度。風爲陽。火亦爲陽。兩陽交相熏灼。其身發黃。設陽邪盛於陽位。則猶可乘其勢之欲衄。使之從衄而解。至於陽邪盛。乘陰分之虛。而深入之。津液乾涸。則小便難。而陰氣陽

氣之津從者。至此俱（受）虛竭（經空其周）身（全）體則（無汗而）枯燥。但頭汗（爲火熱上攻而）出（其津液不能週徧則）劑頸而還（邪熱內鬱則）腹滿微喘（邪熱上壅而）口乾咽爛（其初陽明燥結）或（此見）不大便。（稍）久則（神亂而）譫語。甚者（氣逆而）至噦（其病更深矣。四肢者。諸陽之本。邪熱亢甚。則）手足躁擾。捻衣摸牀（此爲其陰立亡之象。恐非藥力所能勝者。必察其）小便（尙）利者。（爲一綫之真陰。亡而未亡。）其人（猶爲）可治。

此一節言火攻之危證也。汪苓友云。諸家注皆言小便自利。夫上文既言小便難。豈有病劇而反有自利之理。必須用藥以探之。其人小便利。猶爲可治之證。如其不利。治亦罔效矣。此說亦通。按治法。豬苓湯可用。或茵蔯蒿湯亦妙。

傷寒脈浮。（爲太陽之病。當以麻黃湯化膀胱津液。出諸皮毛。而汗則愈。太陽與君火相合。而主神。心爲陽中之太陽。而爲）醫以火迫

刦之。遂致亡其上焦君火之陽。神氣浮越。必驚狂。起臥不安者。以桂枝去芍藥再

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前條中風火刦其汗。證見亡陰。故小便利爲可治。此條傷寒。火刦其汗。證見亡陽。難俟陽之自復。故以此湯從手厥陰以復之。凡亡陰中之陽。必用附子以救之。此亡陰中之陽。因火迫刦。又非附子之所宜。　此一節爲火逆出其方也。當知手厥陰證之專方。非火逆通用之方也。但汪苓友疑亡陽證。恐不能勝蜀漆之暴悍。柯韻伯疑當時另有蜀漆。非常山苗也。愚每以茯苓代之。熱盛者以白薇代之。

桂枝湯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牡蠣五兩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擘

蜀漆四兩洗去腥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原本爲末水煮。必有其故。

張令韶曰。傷寒脈浮。病在陽也。太陽與君火相合。而主神。心爲陽中之太陽。醫以火迫劫亡陽。亡其君主之陽。非下焦生陽之陽。心爲火迫。陽神氣外浮。故如驚狂而不安。桂枝色赤入心。取之以保心氣。佐以龍牡者。取水族之物。以制火邪。取重鎮之品。以治浮越也。芍藥苦平。非亡陽所宜。故去之。蜀漆取通泄陽熱。故先煮之。神氣生於中焦。水穀之精。故用甘草大棗生薑。以資助中焦之氣也。病在陽。復以火劫。此爲逆也。故曰救逆。

病形初作似時絕傷寒。其見惡寒體痛無汗等證。其脈似當弦緊。今診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陰不足。陽氣陷於陰分。傷其津液。其人口必渴。若被火攻者。津液亡。致胃中燥熱。必發譫語。然脈弱者

雖不可汗而見陽既虛發熱再審非脈弱中見浮不妨服桂枝湯發熱稍微從發除法以解之當汗出愈

此一節言脈弱者。亦不可以火攻也。按仲景不出方程郊倩擬用大青龍湯。未免太過余註擬用桂枝湯然於必渴二字。亦扣不著今擬小柴胡湯。去半夏加括蔞根。仍與桂枝湯合半用溫服覆取微汗。較妥。

太陽病法在發汗。然太陽之汗從下焦血液而生。若以火熏之。則血液傷而不得汗。下焦血液生之於腎。腎傷其人必躁。如經氣已過七日之數。復到於太陽之經而不汗解。其火邪下攻則必清血。內經云。陰絡傷則便血。計因火所致名為火邪一本清作閒

此一節言火邪之逆於下也

〔補　曰〕此與熱入血室。熱結膀胱。蓄血等證。皆是指血室

而言。膀胱生於膜油之上。膜油內一大夾室。即血室也。膀胱之氣。與血室之血。合同而行。是爲營衛。營血外出。則居於肌肉之分。衛氣外出。則充於皮毛之間。傷寒邪熱。從皮毛氣分。入膜綱而內侵膀胱。則爲水結。從肌肉之血分。入膜油而內侵血室。則爲蓄血下血等證。觀此益知血氣皮毛肌肉腠理膜油。血室膀胱內外之層折矣。即下節唾血。亦是從肌肉內侵膜油。干心肺。與下血。只上下之別。而其理則一也。

脈浮熱甚。陽氣實也。不宜灸而反灸之。此爲病證之實。反以陷下之法灸之。是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上攻於咽而咽燥。內動其血而唾血。蓋火氣遷於心。經云。手少陰之脈。上膈夾咽是也。火氣循經。上出於陽絡。經云。陽絡傷。則血外溢是也。

此一節言邪火之逆於上也（愚按大黃瀉心湯可用。或加黃芩。即金匱之正法。）

微（為虛之脈）數（為熱之脈）之脈（虛熱並與陰虛則）慎不可灸。（若誤灸之）因（致）火（盛）為邪（上攻）則為煩逆（且陰本虛也。更）追（以火使虛者愈）虛（熱本實也。更）逐（以火使實者愈）實（陰主營血。而行於脈中。當追逐之餘。無有可聚之勢。以致）血散脈中。（故艾）火（之）氣雖微（而）內攻（實為）有力。焦骨傷筋。（大為可畏）（所以然者。筋骨藉血以濡養之。今血被火而散於脈中。）血（一散則）難復也。（終身為殘廢之人。誰辨其咎耶。）

此一節。言火邪之逆於中也。虛熱之人。以火攻散其脈中之血。則難復也。愚按速用芍藥甘草湯。可救十中之一二。

脈浮（病在表）宜以汗解。用火灸之（傷其陰血。不能作汗。）邪無從出。（反）因火（勢）而（加）盛。（火性上炎。陽氣俱從而上騰。不復下行。故）（火）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痹。（內經云。真氣不周。命曰痹。此因火而累氣。故不名氣痹。而）名火逆也。（然未灸之先。豈無自汗而解者。須知）欲自解者。（必待其自汗。內經云。在心為汗。心之血液。蒸化為汗。）必當

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診其脈浮。為外出之機先見。故知汗出而解也。

此一節言誤灸後之病形並及未灸前自愈之脈證也

汗為心液燒針令其汗。則心液虛矣。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心虛於內。寒薄於外。而心火之色現也。少陰上火而下水。火衰而水乘之。故必發奔豚。其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助其心火。并散其寒。再與桂枝加桂湯。其方即於桂枝湯方。更加桂二兩。溫少陰之水藏。而止其虛奔。

此一節言外寒束其內火。用火鬱發之之義也。汪苓友云。此論太陽病未發熱之時。誤用燒針開發腠理。以引寒氣入藏。故用此法。若內有鬱熱。必見煩躁等證。又不在此例矣。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十二枚　牡桂二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按桂即桂枝也。本方共五兩。已經照數加入二兩矣。今坊刻各本有加牡桂二兩。相傳已久。姑錄存參。）

一蔚按。（少陰上火而下水。太陽病。以燒針令其汗。汗多傷心。火衰而水乘之。故發奔豚。故用桂枝加桂。使桂枝得盡其量。上能保少陰之火藏。下能溫少陰之水藏。一物而兩握其要也。核起而赤者。針處被寒。灸以除其外寒。並以助其心火也。）

火逆（之證。頗類胃實病象。醫者誤認為裏實。故而）下之（下之不急）因（復）燒針（是下既寒其裏陰。燒針復逼其虛陽。陰陽互相乘離。而）煩躁者。以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一節為火逆煩躁者。立交通心腎之方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　甘草二兩　牡蠣二兩　龍骨二兩

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爲末水煮，即此是法。

蔚按：太陽病因燒針而爲火逆者多。今人不用針燒，而每有火逆之證者。起證桂枝用荊防羌獨之類，逆其逆也。火逆則陽亢於上，若遇下之，則陰陷於下。陽亢於上，不能遇陰而煩；陰陷於下，不得遇陽而燥。故取龍牡水族之物，抑亢陽以下交於陰；取桂枝辛溫之品，散陰氣以上交於陽。最妙在甘草之多，資助中焦，使上下陰陽之氣交通於中土，而煩燥自平也。

太陽傷寒者，若在經脈，當用針刺；若在營在肌，則宜發汗宜解肌，不宜針刺矣。若加溫針，傷其經脈，經脈之神氣外浮，故必驚也。內經所謂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是也。

張令韶云：自此以上十一節，歷言火攻之害。今人於傷寒病，動輒便灸，草菅人命，可爲悼哉。受業薛步雲按：火劫發汗，今人少用此法，而荊防羌獨藁桂芎芷蒼樀之類，服後溫覆逼

汗。皆犯火劫之禁讀仲景書宜活看不可死板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中終